



劉信成

民國55年8月21日

臺灣臺南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經歷／私立南強高級工商電影電視科兼任教師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戲劇組二年級

作品／論文兩篇：

1. 從民藝探台灣戲曲之源流
2. 遊園驚夢裡的「夢境」舞台呈現

明天 (Tomorrow) —— 末日

劉信成

人類文明之始，隨著工業社會之進步，依然是不斷地在面臨著種種不可抗拒的病毒或命運而挑戰……

而在這二十世紀末的人類所面臨的「黑死病」(AIDS)，正漸漸地朝向人類直撲而來。這是否就是所謂的「文明病」呢？或是反映了文明與道德是成反比的呢？還是……？但我們莫可忽視的是道德淪喪之今日，這些「愛滋病」之受害者，是否背後還有存在著一份很重要的「個人背景」因素呢？

他們的過去，或許是值得我們同情；或許值得我們深思警惕！而當一位被告知他得了「愛滋」的患者，就宛如被宣判了死刑般的命運！「明天」這個名詞，對他們而言，難道是一種奢求嗎？還是一種絕望呢？而每個人都有權利去享受他、迎接他那閃亮「明天」；相對的，這些「被判了愛滋」的病者，他們卻要去開始地面對著「明天」的黑暗，甚至更要去承受那些外界異樣的眼光及孤獨的未來。誰又何嘗願意接受這殘酷的宣判呢？又誰能接受自己的親人或朋友，被判這種無情的重刑呢？……而這許許多多的問題也正是生長在這二十世紀末的人們所要面臨的重

要課題。

人要有「明天」才会有希望；同樣的，我們亦應協助這羣受命運的撥弄者，讓他們的心靈上，能再接受他所剩無幾的「明天」，並能勇敢地面對他的未來，且再度賦予他們希望。同時，也為人類目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試圖能重新點燃一個閃亮的「明天」。

明天

人物簡介

柳紹強：幼年，年十歲左右。

柳紹強：年二十八歲至三十五歲，個性倔強，報復心強，口才極佳，很有女人緣，但因不諒解其母親之作爲，而對女人存有玩弄報復之心；卻極崇拜其父親之偉大，是一位富有大男人主義者；但卻私生活糜爛，一直生活在女人圈中，而導致染上了「愛滋病」。

古明芳：年二十至二十六歲，個性內向且重感情，趨向於女性化，帶有些「娘娘腔」；擅於飾演京劇裡的「旦角」，其嗓音甜美，身段嬌柔；初對自己是否有同性戀之傾向而存有疑惑，但卻在環境的驅使下，而漸漸地模糊了自己的性別，不覺中逐踏入了「玻璃圈」而導致感染了「愛滋病」，一直受了命運的擺佈，遂選擇了不歸路。

柳父：年五十多歲，紹強與紹國之父，革命軍人退伍，極富有中國傳統禮教之思想者；自從家變之後，而獨挑家擔，父兼母職，含辛茹苦的撫養兩名幼子長大。

柳母：年三十歲左右，紹強與紹國之母，因經商失敗，為逃避債務，而拋家棄子走後，一直查無音訊。

柳紹國：幼年，十三歲左右，紹強之兄，個性閉塞、穩重，沉默寡言，孝順父親，家變之後與父親及弟弟三人乃相依為命；及長為減輕父親之負擔，乃攜弟紹強一起投考軍校。

謝怡君：年三十歲左右，紹強之妻，善猜疑、妒忌，是一極為精明之女人。

吳佳蓉：年二十五歲左右，紹強之女友，擅撒嬌、耍脾氣，個性作風放蕩不羈。

許淑萍：年二十八歲左右，紹強之女友，個性嬌弱，無主見，一直深愛著紹強。

周美娜：年二十三歲左右，紹強之女友，是一理容院之妓女，個性大膽開放、擅交際。（註：此人物不出現於舞台上。）

柳志祥：年八歲，紹強之子，天真活潑。

柳玉玲：年十一歲，紹強之女，個性乖巧，善解人意。

古父：年六十五歲左右，民國三十八年跟隨政府遷台定居，是標準的京劇「梅派」戲迷，自己亦常票戲，以專攻淨角；一直盼能有一女兒，但與其妻還是皆生男孩，遂將么兒明芳當成女兒般的看待，並期望培養明芳成為有名之「乾旦」新秀。

古母：年四十歲左右，慈祥和藹，是一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極疼愛小兒子明芳。

古明輝：年三十歲左右，個性憨厚老實，刻苦耐勞，在古家無多大的地位，卻毫無怨言，同時亦

是一名生意人。

姑媽：古父的胞姊，曉惠之母，個性聒噪但無心計。

黃曉惠：年十九至二十歲左右，明芳之表妹，個性活潑開朗，極崇拜明芳，且一直深愛著明芳。

李偉倫：年二十八歲左右，身材魁梧，明芳的閨中密友，是位同性戀，亦是「玻璃圈」內之一員，是改變了明芳生命的重要人物，後亦被判得了「愛滋病」。

林中校：年四十歲左右，為紹強、明芳等之上司，處事板眼分明，極有大男人主義者，不喜有

「娘娘腔」男人。

王少校：年三十七歲左右，待人嚴厲苛刻，脾氣暴躁，做事只顧著保護自己，而流於有些逃避責任之性格。

蔡少校：年三十三歲左右，待人苛薄，極為滑頭，喜歡起鬨，惟恐天下不亂。

簡中尉：年二十六歲左右，善阿諛奉承，附和他人意見。

老黃：年六十歲左右，古父票友社裡的好友，其個性開朗，風趣幽默，亦是一京劇票友，學的是丑角。

高醫生：年三十多歲左右，極瞭解醫院裡病患之心理。

林護士：年二十多歲左右，對病人富有愛心，但做事板眼分明，不擅變通。

彭護士：年二十九歲左右，已婚，不拘小節，極有愛心，開朗活潑，且應變能力強。

舞者 數名

龍套、宮女 數名

後台羣眾 數名

故事梗概

柳紹強原是生長在一個小康的家庭，父親是位退伍軍人；而母親卻因一次的經商失敗，棄家而走後，一切就杳無音訊。父親從此而身兼母職的撫養兩名幼子；亦由於從小就一直看到父親之辛苦，及崇拜父親之偉大，這兩小男孩及長，皆陸續進了軍校。在軍校中所接觸者皆為男性，更鞏固了紹強心中對男性價值之肯定；也因為母親的行為，從小已在心中埋下，他對女人懷著一份仇恨心的陰影。

更由於同儕之中大多有女朋友；或是在與一羣同樣整天生活於「和尚」的團體中，同學們對異性皆存有著一份好奇心，紹強亦為不讓同學視為異類，他也交了不少的女朋友，但卻一任一任地換，幾乎每一任女友皆曾有與他發生過關係。但在一次的不經意中，怡君與他已懷有了身孕，經怡君告知其父，這時他在軍校也即將畢業了；在父親之嚴教下，他一畢業不久，遂與怡君結婚。但新婚燕爾他卻被分發至他鄉服務，而不得不告別家庭。

紹強在服務之中，依然對女人抱以「玩樂」之心態，瞞著家中，尤其是怡君。同婚前一樣，

與不少的女友發生過性關係，易言之就是「外遇」；更由於此因加上怡君的強烈個性，而導致了他與怡君的婚姻破裂。而這些從小就在他心中壓抑的陰霾，他卻從未向任何人抒發過，尤其是在同事之間還存在著升遷加階之敏感問題，他更不可能向同儕軍官提及他小時候的家庭背景狀況。

一日，此單位裡調來了一位行政兵古明芳，明芳個性內向、保守、含蓄，且帶有些「娘娘腔」，明芳還有著另一項專長——會唱京戲，且扮的是「旦角」。但其他軍官們卻看不慣這種「娘娘腔」調調的男人，而時常處處地刁難明芳；只有紹強對他較為關照，亦不會擺出一副軍官的架式。因此，明芳對紹強因而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情感；而紹強在私下亦與明芳成了很好的「兄弟」，並時常的勸勉鼓勵明芳，且在紹強心情不佳時，他與明芳並無任何工作上的利害關係之下，亦會對明芳吐露一些心事，紹強偶爾也會帶他出去見見男人的世界。

一次，紹強邀明芳一起去洗三溫暖，這也是明芳生平從未去過之場所；從那次三溫暖之後，明芳腦海中一直盤旋著一羣身上一絲不掛的男人影像，他突然感覺自己滿欣賞「男人」裸體的身軀；但又想到軍官們一直以異類的眼光來看待他，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思想是否就是他人所謂的「同性戀者」呢？除此之外，從他知道了紹強的過去後，他無微不至地特別注意這「軍官大哥」的日常生活舉動，且在他保守的心裡並不認為紹強的私生活，尤其是玩弄、欺騙女人的感情是一種不應該的行為……。

一日，在紹強突知母親去世之消息，並且此日也是母親出殯的日子，在他的內心激起了悲慟

與掙扎，到底是否該請假去參加母親的喪禮呢？該不該送她最後之一程呢？情感遂陷入了低潮中，這日晚上恰巧也遇到他剛好辦公室留守值夜；於下班後，夜間在辦公室並無他人之際，紹強電話叫來明芳與之共飲；酒後，紹強的情緒遂為爆發了出來。明芳在心疼紹強的苦悶之際，並無拒絕地與他發生了關係。

兩年很快地過去，明芳終於退伍了；紹強不多久亦被調差至另一地服務。而明芳也時常地隨同父親票戲，他那細嫩的嗓音及嬌柔的身段，常得到親朋好友及觀眾的喝采；同時父親亦將他當成女兒一般的呵護著。但這日，明芳於演出之時，發覺原先與之約好要來捧場的「大哥」紹強並沒來，因而鬧了情緒，並與其父母發生了口角，隨之經由其母道出了，原來他們家一直希望生個女兒，但天不從人願，一連生的皆是男孩子，而經算命者預卜若再一胎必是女孩，夫妻二人遂很欣喜地為這將來的女兒而做準備；孰知竟又是名「帶把兒」的，這是老天所注定的，誰也改變不了。

在明芳失意之際，其閨中密友李偉倫一直隨旁的安慰，明芳不覺地逐漸將感情轉移到偉倫身上，兩人也由相互的傾訴、相互的關係，因而發生了關係；易言之，他們從知心而到成為親密的性伴侶。同時，明芳也一直在拒絕、躲避，一向愛慕他的表妹曉惠對他的感情。

由於上天的捉弄，偉倫與明芳陸續地被判得了「愛滋病」，在醫院治療之時，碰巧地明芳遇見了昔日所愛的「大哥」——紹強，而紹強在此種場合卻不敢面對明芳，更引起了明芳對自己的

錯覺，而深覺自己對紹強起了極大的愧疚之心。剎那間感覺天地間的無助，命運的撥弄與殘酷，明芳因而選擇了，走上不歸之路……

序 場

燈亮，舞台空無一人，只見一道白色的中隔幕上，打著一片色彩鮮艷的彩繪幻燈圖案。數秒之後，變成一堆象徵著男性與女性的符號，或男與男，或女與女，或男與女地相互勾連在一起；隨後，又變成了一些男男女女煽情曖昧的畫面，同樣地，或男與男，或女與女，或男與女的相互擁抱、親吻等瞬間的閃過後；一道聚光燈隨著一位身穿白衣，手推著醫務車的護士穿場而過。

幕後（OS）傳出護士聲音：十號病床葉艾迪該打針了！（頓時）

葉艾迪（OS）：（嘶喊）不——不——不要，我不要打針……

音樂驟揚，全場燈亮。此時見舞台右下區已擺著一張公園的坐椅，上面坐著古明芳；隨著音樂聲的同時，一羣妝扮奇異，臉上戴著猙獰面具的舞者或衝破白色的中隔幕，或追逐著另兩名舞者（此二名舞者分飾柳紹強與葉艾迪），有的舞者手舉大型特製針筒，相繼舞蹈而出。隨著音樂的震撼與舞者猙獰的舞蹈，使得在場上的古明芳越生地恐懼不安，直至舞者包圍著將柳紹強和葉艾迪抬走與捉走，燈漸暗。

第一幕

緊接前場音樂，中隔幕升起，並起京劇「霸王別姬」音樂；光區只亮於舞台左上區之一平台上（以象徵性的表現出一京劇表演舞台）。古明芳與其父京劇妝扮，正演著京劇「霸王別姬」。

古父：（唱）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連聲嘆氣）

明芳：大王心中總是不快，待賤妾歌舞一番與大王解愁。

古父：有勞了。

（明芳下場之前，其眼神對台下若有所尋似的。）（此區燈暗）

X

X

X

右舞台燈亮，呈現一幅公園景，除了右下區原有之公園坐椅外；後有樹景、夜燈與一公共電話亭等。而柳紹強正與其女友之一佳蓉坐於椅上談情說愛。（此時背景音樂的國劇聲依稀稍可聽見。）

佳蓉：（有點生氣又帶點撒嬌地）你知嗎，你已兩個星期沒與我聯絡了。

紹強：（安撫的語氣）別生氣了嘛，我現在不就在妳身邊了嗎。

佳蓉：可是……人家……

紹強：怎麼，才兩個禮拜就那麼想我。（將手搭在佳蓉肩上）
佳蓉：（甩開他的手）你少臭美了。

紹強：別這樣嘛，妳知道嗎？我這幾天出差還不是無時無刻地惦記著妳呢！

佳蓉：你少哄我了，出差去？那爲什麼不打了个電話給我？

紹強：打電話……（猶豫了一下，微笑地並牽起了佳蓉的手意圖再次摟她）妳真會開玩笑，妳又不是不知道我在什麼單位工作，而且這回出差也是一次秘密行動，那能任意地張揚。

佳蓉：你每次都有一大堆理由。（心情已較先前爲緩和些）
紹強：（見機將她摟的更緊）好了嘛！別抱怨了嘛！我還不是一出差回來就馬上的來找妳了嗎？

佳蓉：（心漸爲喜悅）我那知道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紹強：到現在妳還不相信我？我看……我得證實一下囉。

佳蓉：（疑惑狀）證實？

紹強：對呀！（作挑逗狀）今夜我就好好的對妳證實一下囉！

佳蓉：你死相啦！（害羞狀）

紹強：死相？（用手抬起佳蓉的臉）我就讓妳看看我有多死相！（言畢即親吻佳蓉）
（兩人相擁地相吻，燈暗。背景音樂的京劇聲持續著。）

左下區隨之燈亮（此區表現後台一景）。後台裡幾位宮女與龍套穿梭其間。古明芳已脫下前場之斗篷，身穿魚鱗甲，手持雙劍。古母正緊張的催促著，而一直暗戀明芳的表妹曉惠亦正幫著明芳稍整容妝；同時他的一些親朋好友皆為他的表現與扮相而讚賞。明芳並未曾去注意其身邊的人物，似乎爲了尚未見到他想念的人，而心有不悅貌；但其密友李偉倫一直於其身旁安慰著。

古母：阿芳，快呀！要再換你出場了！好好演啊，就這最後一場了。

明芳：媽，他一直沒來嗎？

古母：他？他是誰呀？今天該來捧場的都來了，即使不能來的也都送了花籃、花圈。

曉惠：對呀！表哥，難道你沒看到外頭堆滿了花籃、花圈嗎？（明芳對於曉惠的插嘴感到不耐

煩地瞪了她一眼）

姑媽：就是嘛！誰不知道今天我們古家名角父子聯演。

古母：這也是他爸一直以來的心願，他爸一向就是一位標準的「梅派」迷，老是抱怨我都沒給

他生個女兒。

姑媽：我說大妹子啊！今兒個，你們明芳的這副妝扮也不輸別家的美嬌娘呀。

曉惠：明芳哥的身段也很美呀！我們學舞蹈的都沒他的身上柔呢！

古母：唉！可惜的一點，我們明芳就不是真正的女兒身。

明芳：（自語）難道他真的沒來？不，不會的，我上星期就跟他講過的，而且昨天也打過電話給他，他親口答應他要來的。（帶點疑惑與感傷）

古母：（催促著）快呀！你還在猶豫什麼？阿芳準備好就快上去呀！

明芳：（自語）不，不可能的，他不會故意爽約的。（有點快哭了，李偉倫安慰著）

古母：阿芳，你到底在等誰，對你會那麼重要嗎？

明芳：他一直是對我最關心的大哥。

曉惠：（搶著答話）哦！是明輝大哥呀！我看到他一直在前頭忙招呼著呢！（一邊說一邊幫明

芳整理著頭飾）明芳哥哥你今天真漂亮，你這把劍也真標致！

明芳：（不耐煩地）妳煩不煩呀！（曉惠一副很無辜狀）

姑媽：明芳啊，我們曉惠也是一番好意，你幹嘛對她那麼兇。

古母：對呀！既然你大哥在前台那兒，你先放心出場，待會兒我請偉倫幫忙去叫他來後台。

偉倫：哦！古媽媽，我馬上去找。（但他還是感覺明芳怪怪的）

曉惠：（搶著）我去叫！（馬上就跑了出去）

古母：好了，別耍脾氣了，該你上場了。

（大夥半推半安慰的將明芳推進去，燈暗。）

×

×

×

右區燈亮，紹強（其穿著有別於前場）立於夜燈及大樹下，似乎在等待著另一女友淑萍的到來，他不時地看著手錶。

紹強：（自語）奇怪！她怎麼還沒來？難道會忘了時間？（想了一下，很篤定且自豪地）不會的！她那麼喜歡我，不可能會爽約的。（再看看手錶）還是她還沒下班？也不會呀！約這個時間也是她講的，我應該沒記錯呀。（躊躇，隨後即點了一根菸，猛抽了一口，慢慢地吐出煙霧）再等個五分鐘，若再不來的話，看來今晚得去麗娟那過夜了。（又深抽了口菸，燈漸轉暗）

左上區燈亮，京劇音樂正奏著曲牌「夜深沉」，配合明芳舞著雙劍，霸王（古父）正於台中觀看著。

明芳：（唱西皮搖板）且聽軍情報如何。（暗自拭淚）

古父：妃子意在與孤王解愁，但妳自己也不能成聲了。（嘆氣）（探子急上）

探子：四路敵兵周圍甚急。

古父：你待怎講。

探子：四路敵兵圍攻甚急。

古父：啊！（驚訝狀）（燈暗）

右區燈亮，紹強依然於樹下等候著，正將快抽盡的菸丟於地上、踩熄，準備欲走。這時淑萍暗地從他後方抱住。

淑萍：怎麼，要走了？這麼沒耐心！（調侃紹強）

紹強：（故作不悅狀）被人放鴿子，當然就得走，難道還要在這兒養蚊子。

淑萍：（撒嬌狀）生氣了！人家才遲到半個鐘頭而已嘛。

紹強：（故作威嚴狀）妳知道嗎，部隊裡平常講求的就是時效。

淑萍：這又不是軍中，幹嘛那麼正經！

紹強：（竊笑）這麼說妳是要我不正經囉！（說畢馬上摟住淑萍的腰）

淑萍：（鬆了一口氣）原來你在唬我，討厭人家不來了！

紹強：不來了，妳真的再不來，我豈不是真的被擺道了。

淑萍：「擺道」，講這麼難聽。（撒嬌狀）我才捨不得擺你的道呢！

紹強：算妳有良心，怎麼了？剛才爲了什麼事會這麼晚才來！

淑萍：（悵鬱地）紹強，我媽從加拿大回來了。

紹強：妳媽回國，妳應該高興才對呀！

淑萍：可是她這次是爲催我結婚才回國的！

紹強：（驚訝狀）結婚？妳有對象了？還是妳媽已知道我們倆之間的事了？

淑萍：不，我心中只有你一個人，怎麼會有其他對象呢！

紹強：（著急地）那她知道我們交往的事囉！

淑萍：我怎麼敢跟她講，要是讓她知道你已結婚了，她不氣死才怪！

紹強：那她又怎麼突然地要逼妳結婚呢？

淑萍：（惆悵地）都是我大姊寫信到加拿大跟我爸媽說我……（紹強著急地接話）

紹強：說妳什麼？快點說呀！

淑萍：說我最近常沒回家過夜，而且你還記得上回我趁她與姊夫去旅行時，偷偷帶你回家過夜，而早上出門的時候，不巧被住在我家隔壁剛做完晨間運動回來的王老先生給撞見的
那一次。

紹強：（回想了下）對了！是有這麼一次。怎麼那王老頭告狀了？

淑萍：就是那次以後，大姊常常囉嗦地問了一大堆無聊的事！

紹強：妳都告訴她了嗎？

淑萍：我那敢！我說你是我同事，那天你爲了要趕去開一個重大的會議，而會議資料前一天晚上我拿回來整理，你爲了早點有心理準備，所以，一大早上班之前就先來跟我拿。

紹強：還真會編理由，那她不相信嗎？

淑萍：姊半信半疑。所以，最近才常問東問西的，好煩人哪！

紹強：既然這樣，那我們先暫時少見面，避一陣子吧！

淑萍：（哭泣著）不，不，紹強！我不能沒有你啊！（紹強聽了此言暗地自喜著）

紹強：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這樣下去我們是不可能有結果的呀！

淑萍：紹強，你跟她離婚好不好。

紹強：（驚訝狀）離婚！以目前的狀況是不可能的啊！

淑萍：（抽噎著）可是我媽說我再不結婚就要我和她到加拿大去。

紹強：到加拿大，那我們就更不能見面了！

淑萍：我只要一想到若到加拿大去，那就不能常見到你了，我無法想像沒有你的景象。你知道

嗎？每當你一回家去看小孩時，我都有點捨不得放你走。所以，不由得與媽吵了一架就不顧一切地跑了出來。

紹強：事情總是該解決的呀！都怪我不好，是我引起妳們母女傷了感情，是我不該讓妳有如此的困擾！

淑萍：（淑萍見狀而心疼地）不，這不是你的錯。紹強！你不要自責呀！

紹強：（作惆悵狀）可是我目前不可能談離婚呀！以我當今的現況，一離婚那小孩怎麼辦？我不可能把小孩讓給她的。況且，我不希望小孩子跟著我的工作調動而常在換學籍，這樣

不僅會影響功課，且也會影響他們的心理。

淑萍：可是……

紹強：（作試探狀）淑萍，難道妳願意照顧我那兩個「拖油瓶」嗎？

淑萍：我……我……

紹強：（見狀，微笑地搂住淑萍）好了，我們暫先不談這煩人的問題，現在我們尤應更珍惜把握我倆相聚的每分每秒才是，不是嗎？（說畢兩人接吻，燈光漸暗）

×

×

×

左上區燈亮，古明芳依然與其父演著「霸王別姬」。

明芳：願乞大王腰間三尺寶劍，刎死大王面前以報深恩，也免得大王掛念。

古父：妃子豈可尋此短見。

明芳：大王啊！（唱）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獨生。

（明芳《虞姬》轉向古父《項羽》索劍，而大王不允）

明芳：大王四面楚歌又唱起來了。

古父：待我聽來！（轉身）

（明芳《虞姬》待古父《項羽》轉身之刹那，急拔劍自刎下）

古父：（見狀）哇呀呀！（燈暗）

娜。

右區燈亮，紹強又別於前兩場穿著。他正站於公共電話亭內打電話予某美容院的小姐——美

娜。 X X X
紹強：喂，你好！請找二十二號美娜小姐聽電話，謝謝。

（紹強趁在等電話對方叫人的時候順手點了一根菸）

紹強：（用很曖昧的口吻）喂！美娜嗎？你知道我是誰嗎，……不對，不對，都不對，我不是什麼陳老闆、也不是什麼林經理。……（假裝生氣的口氣）才幾天沒去捧妳的場，妳就把我給忘了，虧我還那麼地「疼愛」妳，……唉！妳既然把我忘了，那就算了吧！看來我得另外再捧其他小姐的場囉！……好吧就給妳一個提示，（用煽情的語氣）妳曾說……我是妳的客人之中最「強」的一位。……（一副很得意的笑容）怎麼講到「強」字妳就想起我了，……好了，好了，現在才叫的那麼親熱已來不及了，妳不用解釋了！……要我不生妳的氣可以！不過那就得看妳今晚的表現囉！……（以曖昧的口吻）那要看妳如何的服侍我，能運用什麼樣的技巧讓妳親愛的「強哥哥」快活了，……「通體舒暢」，（竊笑）可以！我待會兒就過去找妳。但是，在我到達之前，妳不能接任何客人，否則，今晚我絕對不碰妳。……喔！真的，好，好，好，可以，我就馬上過去，
Bye-Bye………好了，別親了待會兒我會全身上下讓妳親個夠……哈哈……。（在

紹強電話的談笑聲中燈光漸暗)

X

X

X

左下區舞台燈亮(明芳演出之後台一景)，後台洋溢著一片古家親朋好友的恭喜及道賀聲與上一場紹強電話中的談笑聲重疊，羣眾的聲音漸覆蓋過紹強的笑聲。

在後台裡充滿著熱鬧的景象，或為卸妝而忙的、或至後台獻花的、或整理衣箱砌末者穿梭其間；此時之古父與明芳，卻被人羣所包圍。

曉 惠：我要和明芳哥合照！

姑 媽：來！來！來！我們大家一起合照吧！

曉 惠：不！我要單獨和明芳哥照！

偉 倫：這樣好了，你們一起來，我幫你們照一張團體照！

古 母：好啊！來來，大家都到那兒站好位子。阿倫啊！就麻煩你了。

偉 倫：古媽媽，別這麼客氣。我跟明芳是至好的朋友嘛！（用很曖昧的眼神瞄向明芳）

(每個人都選好了位子，唯明芳似有心事般地。)

曉 惠：明芳哥快來這兒！我旁邊這個位子很好耶！（明芳面無表情地想著心事）

古 父：(帶有些納悶地)阿芳！你今天是怎麼搞的，在台上似乎心神不定的樣子？你平常也沒

有這樣過呀！看你這樣子我都為你捏一把冷汗。

曉惠：舅，會嗎？明芳哥今天演的很好呀！我都為他的扮相與表現著迷呢！

姑媽：曉惠，女孩子要收斂點。

曉惠：（嘟著嘴）人家講的是實話嘛！

偉倫：對呀古伯伯，明芳他把女性的角色詮釋的很好！

古父：但是明芳平常的表現不是這樣的，剛才我在台上看他一直心神不定的，我多麼地為他緊張啊！你們知道嗎？當初梅蘭芳先生在演出「霸王別姬」的時候……（古母馬上打斷他）

古母：好了，好了！又要講你的「梅派經」了，戲演都演完了，還講那麼多幹嘛！

古父：可是，梅先生他當時……

明芳：（生氣地）你們說夠了沒有！（全場對他一時之無名火而感到震驚）

偉倫：（急於安撫明芳）好了嘛！幹嘛生那麼大的脾氣呢！來，我幫你卸妝、脫衣服。

曉惠：我也來幫忙！

偉倫：哦！不用了。妳幫忙收拾一下東西吧！

古父：莫名其妙！這小孩又那根筋不對勁？

古母：還不都是被你給寵壞了！

古父：我寵壞他？妳就沒有嗎？現在，倒全都推到我這邊來了。

古 母：這本來就是你的錯！（古母回憶起往事）當初生了明輝和明耀，你就抱怨沒給你生個女兒。爾後，你又聽信什麼胡半仙說的，再生一個就會是女兒，讓你歡喜一場，在阿芳未出生之前，你就高興的爲你這即將出世的「女兒」準備了一堆女嬰用品、玩具，結果還不是一樣，是個「帶把兒」。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你，而當時你還安慰我，就姑且當成寶貝女兒照顧。往後，什麼事都順著他，不准他兩個哥哥欺負他，有好東西要先讓他，甚至明耀要出國讀書，你毫不考慮地送他出去；而明芳一退伍想出國去玩玩，你都捨不得，怕他到了國外會被騙、怕他發生危險。……你說，這不是你寵的，難道還是我的責任！

明 芳：（哭泣地）你們都別說了！想當初你們別生下我！（言畢即哭奔出去）

偉 倫：明芳！明芳！（亦緊追了出去）

姑 媽：好了！你們夫妻倆也真是的，幹嘛在小孩面前吵這檔事呢！人難免都會有情緒化的時候。

曉 惠：（突然想起）對了！嬌嬌，剛才明芳哥不是一直在等明輝大哥嗎？我也出去叫了，難道明輝大哥沒進來找芳哥？

（古母聽了此言，亦想起了這回事，即把正在忙著打點行頭的明輝拉了過來。）
古 母：阿輝呀！剛才你沒進來找你弟嗎？他好像急著想看到你。

古父：（急搶著責備明輝）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嗎，演出時一定要特別留意照顧小芳，不能有任何的事情影響到他的情緒，難道你們把我的話都當成耳邊風。

明輝：（一副極無辜狀）爸，我沒有啊！我什麼事都不敢讓弟做，從一開始就忙到現在，而且，剛才表妹出去叫我，我立刻就趕進來，等明芳一下台來，問他有什麼事？他只回答

「沒事」後，連理都不理我。……我招誰惹誰了我……！

曉惠：可是……明輝大哥，剛才芳哥他鬧脾氣，就是因為你呀！

明輝：（急於辯解）爲了我？我可真的沒惹他！

古母：這就奇怪了？不是因爲了你，那幹嘛口中唸著他那大哥還沒來。

明輝：這我就知道了。

古父：（焦慮地）那這小孩會有什麼心事呢？可真令人擔心。

曉惠：我出去找芳哥，順便安慰他。

姑媽：曉惠，時間那麼晚了，不許妳亂跑！

曉惠：可是……媽……

古母：曉惠，沒有關係的，明芳他有偉倫哥陪著，不會有事的，我們把這兒整理一下也要回去休息了，我看妳跟妳媽先回去，等明芳回來心情好點，我叫他打電話給妳！

古父：「不會有事」！希望他真的沒事。

曉惠：可是……我……

姑媽：好了，那我就與曉惠先回去了，曉惠我們走吧！

曉惠：（一副很無奈的樣子，猶豫了一下）那好吧，對了！舅媽麻煩您告訴芳哥，我想跟他借今天那把劍，好嗎？

古母：要那妳就先拿去好了！我再告訴明芳妳借走了。

明輝：這……這不太好吧！我知道，這把劍是弟最喜愛的，不事先知會他，恐怕他又會不高興。

古母：那好吧，曉惠妳放心先回去，我會替妳轉達的。

曉惠：謝謝舅媽！舅舅、舅媽、大表哥再見了。

大夥同聲：再見！

古父：（自語）唉！明芳這小孩總是令人擔心。（燈漸暗）

X

X

X

右區燈亮，公園景中明芳依靠在偉倫的懷中哭泣著。

偉倫：（安慰著明芳）明芳別哭了！快，把眼淚擦乾！哭腫了眼睛那可會很醜的喲！

明芳：（抽噎著）偉倫，謝謝你！全世界現在只有你了解我。（李偉倫輕柔體貼地為明芳擦拭

著淚水）

偉倫：我想，你爸、你媽不是有意的，你就別再難過了，你不要太在意他們所說的話。

明芳：（抽噎著）我……我……他們……

偉倫：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啊！更何況古伯伯和古媽媽又那麼地疼愛你。

（明芳頓時不語只是抽噎著，他沉默了一會兒，終於又開口。）

明芳：（依然抽噎著）我……我並沒有怪他們！我只是……

偉倫：你只是怎樣？快說出來。你今晚到底怎麼了嘛？我看你這樣，我好心疼哪！

明芳：（似乎又將哭了出來）我……我……

偉倫：（著急地）別哭！別哭！你受了什麼委屈都把它給說出來，我幫你出氣去！

明芳：（帶有點怨氣地）我恨他！從今天開始我再也不理他了。（偉倫聽了此言為之震驚）

偉倫：不理「他」？「他」是誰？難道「他」就是你今晚一直在期待出現的那位「大哥」嗎？

明芳：對！他就是那個「大爛人」，他現在不知又跟那個女人膩在一起，才會忘了我今晚的邀

請。

偉倫：（有點吃醋地）你們兩個很親密嗎？那他怎麼對你那麼地不忠實，竟然還去找別的女

人。

明芳：他只是逢場作戲，玩玩女人罷了；其實，他早已結過婚有兩個小孩了。

偉倫：（更是驚訝）他已結過婚了？怎麼又跟你，又玩女人的；唉！我真被你給搞糊塗了。

明芳：前一陣子他又離婚了。

偉倫：離婚？唉！明芳，你能不能再說清楚一點，我對你所稱的那位「大哥」，和你們倆之間

事是越來越感到興趣了。（偉倫將明芳拉到椅子上坐下）

（明芳一談到他心目中的大哥——柳紹強，似乎就漸忘記他剛才的悲傷。）

明芳：他是對「女人」存有一份仇恨之心。

偉倫：此話怎講？

明芳：因為他曾對我說過「男人才是朋友，女人只能當炮友」；他還提醒過我，不要任意地去

深信女人。

偉倫：（疑惑地）他怎麼會有此謬論呢？是不是他曾吃過女人的虧？那他又怎麼要去沾惹她們

呢？

明芳：我所知道他會有這種想法，大概是從小因為他母親的關係，而自己又娶到一位極為精明

的老婆……

偉倫：哦！命運這麼坎坷。娶了精明的老婆很好啊，又怎會走上離婚之途呢？

明芳：就是因為那「大嫂」太厲害了，而且……（在明芳的講話之際燈光漸轉暗）

X

X

X

左舞台燈亮時，已換成了柳紹強的家中。謝怡君——柳紹強之妻，正坐於客廳沙發上聊著電

玉玲：(OS)爸！您回來了！

紹強：(OS)小玲，怎麼那麼久才來開門？

(紹強與玉玲一起走進來。)

玉玲：還不都是弟啦！

(紹強恰走過志祥身旁，順手摸摸志祥的頭。)

紹強：祥祥這麼乖呀！功課快寫好了吧！

志祥：(撒嬌地)爸！姊姊她……

紹強：(莞爾)怎麼姊弟倆又吵架了！(視線看向還在講電話的怡君)

怡君：(依然談著電話)那好，就這麼辦！別忘了多幫我留意一下波動和行情，……嗯，

……可以呀！那我就先謝謝你了，……(瞄了紹強一眼)我老公回來了，我們再聯絡，

Bye-Bye。(即掛掉手上的電話)

紹強：怎麼，這次的股票有沒有賺？(往沙發坐下)

怡君：還不知道呢！最近行情不太穩定。唉！上回買的裕隆被套住了。

紹強：那就休息一陣子吧！別再買了。我們家又不是單靠著賺股票的錢過活，像我們這種小戶

人家只能以平常省吃儉用多餘的錢來玩玩罷了。

怡君：話雖不錯，但賺錢的事誰不想要。

（志祥拿著作業跑過來。）

志祥：媽，這一題我不會算，您教我。

怡君：（一副很不耐煩地）媽媽很累，爸爸回來了，你去問爸爸吧。（紹強看了怡君一眼）

志祥：（轉向紹強並將作業拿給他，並向紹強指予題目）爸，這一題。

紹強：（沉默了一會兒）哦！爸爸看一下。

怡君：（打斷了他的思緒，撒嬌地）老公，平常你不在家，我又要上班、又要打點家裡上下

下的一堆瑣事，而且每天晚上還得盯著孩子們的功課，好累哦！你一星期難得就回來這

麼一天半，能不能今天的晚飯就讓你來服務一下，好不好嘛！

（紹強許久沒有回答她，他依然注視著志祥的作業。）

紹強：祥祥！你看，這等號右邊的數字已經乘了十倍，當然相對地左邊的數目也要乘以十了。

志祥：嗯，謝謝爸爸，這樣子我會了，爸爸好棒哦！

（在一旁的玉玲看到志祥對父親的撒嬌，因而忌妒地自語）

玉玲：哼！狗腿，馬屁精！

紹強：（對志祥）好了，祥祥那快去把其他的作業做完；爸爸去做晚餐，等你做完了功課，我

們剛好開飯。

怡君：（喜悅地）親愛的老公你真好！（蜻蜓點水般地親了紹強一吻）

（在旁的玉玲見狀，識相的回避跑了進去。）

紹強：（突然想起了一事）對了，老婆，我想跟妳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怡君：噢！什麼很重要的事？

紹強：妳可知道最近大哥又要調差了，他要調到外島去歷練，一年後才能再調回來升官。

怡君：這事你上回跟我講過，那又怎樣呢？

紹強：而……而大嫂她任教的學校，又剛升她為「學生生活輔導組」組長。

怡君：這很好呀！過幾天我打個電話與她道賀。

紹強：就是因為這樣，前天大哥打電話到辦公室給我，他跟我商量……（怡君馬上接著講。）

怡君：商量怎麼為大嫂慶賀是不是？大哥對大嫂真體貼。

紹強：不，不是的，大哥希望我們能暫時先把爸爸接到我們家來住。

怡君：（聽了此言，立刻反應激烈地）不，我不贊成把爸爸接來和我們一起住。

紹強：（驚訝地）為什麼？爸又不是外人，為什麼不能和我們住在一起，何況只住一年，等大

哥調回來，他會把爸爸接到他那兒的。

怡君：我可不和你爸一起生活。一年！你知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耶，多麼漫長的日子啊！

紹強：（有些不悅地）妳說那什麼話，難道我爸爸就不是妳爸爸，一年也很快就過去了；況

且，我們為人子女的奉養父母是我們的責任，今天即使大哥不接回爸爸，而要我們侍奉

他老人家一輩子，那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怡君：你說的倒好聽，侍奉他一輩子。你幾乎整年的不在家，這種事情你當然說的輕鬆。何況，以你爸爸現在的狀況，一出門就不認得路回家，甚至把他放在我們家大門口，我看他未必能認得，而進得門來；再說，他現在連自己已大、小便了都不知道，還需要別人幫他弄；前一陣子，聽大嫂說因為他有嚴重的糖尿病，禁止他吃太甜的東西，他就鬧脾氣；而且晚上還到廚房裡偷吃糖，導致隔天突然血糖高的離譜，差點……（紹強打斷她的話）

紹強：（懊惱地）好了！好了！妳別再講下去了，只是與妳商量爸的事，妳就數落爸爸一大堆。

怡君：你一直都不在家，而我每天爲了這個家、爲了這兩個小毛頭，忙進忙出的，現在你又要我多照顧一個接近癡呆的老人；況且，我還要上班咧！你當我是超人！

紹強：（沮喪地）君，我知道妳爲了這個家已付出了很多，當一個軍人的妻子辛苦妳了！接爸爸過來住也是暫時的；當初要不是爸爸他憑著個人的毅力和努力，以一個大男人身兼二職、茹苦含辛地把我們兄弟二人拉拔長大，送我們去受教育、讀軍校，那還會有今天的「柳紹強」站在妳面前。

怡君：（不耐煩地）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你有個偉大父親，你，是個孝子這樣總可以了

吧！孝順父親是你應該做的。（語氣轉強）但，總不能你的父親全都由我來幫你孝順呀！這對我不公平嗎？

紹強：君，我不是這個意思，今天我的處境妳是知道的，妳是我的妻子，只有妳才能幫助我

啊！

怡君：我幫助你！那你是我的丈夫，你也幫幫我吧。

紹強：（低聲下氣地）君，算我求妳好不好！

（突然電話聲響起，怡君順手接起了電話。）

怡君：喂！找那位？……（電話對方不語）喂，喂，你再不講話我可要掛電話了，喂……（怡

君生氣地掛上電話）莫名其妙。

紹強：君，爲了爸，我們好好討論……（電話聲又響，怡君再度接起。）

怡君：喂，你找那位？（電話對方又不說話）喂，你到底要找誰？（生氣地）你再不說話，我

可要罵人囉！……找紹強，（用懷疑的眼神看著紹強）那妳是那位？……許淑萍？妳找

他有什麼事？

（紹強一聽到「許淑萍」急忙地接過怡君手上的話筒。）

紹強：喂！妳……妳找我有什麼事？（心虛地偷瞄了怡君）

（怡君亦一直以懷疑的眼神看紹強，試圖想聽出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

紹強……（低聲地）我怎麼會忘呢！想！當然想……（佯裝的）嗯，好了！我知道了！……一切等我上去後再解決……（小聲又心虛地偷瞄了怡君一眼）以後別再打電話來了，有事見面再講。（故意稍微放大其音量，意圖讓怡君聽見）我會再打電話與妳聯絡的。……好的！Bye-Bye。

（紹強掛上電話後，故作泰然若無其事狀。）

怡君……（抱著懷疑的口氣）許淑萍是誰？找你有什麼事？

怡君……（心虛地想了一下）哦！她是軍中的聘雇人員，被分配在我們辦公室裡打字文書處理。在我下班後她剛好打到我的公文，覺得有點疑問，所以就打電話來問我。……對了！她已結過婚了。

怡君：她已結過婚又關我什麼事？（帶有試探和諷刺的口吻）怎麼，大家都已下班了她還在加班？而且爲了公事還可下班追蹤，這麼負責任的聘雇小姐，這可是世間少有啊！

（怡君一直在觀察紹強的表情）

紹強……（越生地緊張）她……她是剛調來辦公室不久，對於處理這些馬虎不得的公事，難免會有些緊張，況且她又帶有點神經質的。

怡君：真的？你編的可真好！你應該去讀戲劇系，好當個大編劇家！

紹強……（更加地心虛害怕）怎麼，妳還不相信我所說的嗎？

怡君：（用很曖昧的口吻）相信，我當然相信我老公囉！

紹強：既然妳相信，那我們不要再為這小事情而爭辯，繼續談談我們剛才商量接爸爸來住的事。

怡君：哦，接爸過來住，我是絕對不會同意的。你可以找你那負責任的打字小姐幫你照顧你爸爸呀！

紹強：（有點老羞成怒）妳，妳根本是無理取鬧。

（志祥見狀開始有些害怕地，一直注意著其父母的動向。）

怡君：嘿！（奸笑）我無理取鬧。（態度轉為強硬）你才不可理喻！怎麼做賊心虛，老羞成怒了。

紹強：妳是存心挑釁，要找人吵架的嘛！

志祥：（害怕地）爸！媽！您們不要吵架嘛。

（紹強這才注意到兒子志祥一直在場）

紹強：（以溫和的口氣）祥祥，爸爸和媽媽沒有在吵架，你先進去找姊姊玩；爸爸和媽媽還有事情要談，待會兒就叫你們出來吃飯。乖！聽爸爸的話先進去。

志祥：真的，您們不能吵架哦！（帶著害怕的心進去）

怡君：柳紹強，我告訴你別把天底下的女人都當成傻瓜，女人都是敏感的。你柳紹強以前有多

少女朋友，你自己知道。

紹強：妳那壺不開提那壺？我們都已結婚了，幹嘛把以前的事都拿出來提。再說，難道妳結婚以前就沒有交過男朋友嗎？

怡君：男朋友，哼！要不是跟你已經……

紹強：怎麼，妳後悔了？當初還不是妳去找我爸，告訴他妳有了。

怡君：喔！你終於講實話囉。這麼說，要不是你爸逼你的話，你還不願意負責任是不是啊？

紹強：我……我可沒這麼說。唉！妳們女人全都是……都是不可理喻。

怡君：既然你那麼後悔娶我，那我們就離婚吧！

（此時，在房內的玉玲，經由其弟志祥告之，父母在客廳快吵起來了，本欲出來勸之。不料，卻

剛好聽到怡君提及「離婚」二字，一時為之震驚！）

紹強：（驚訝地）離婚！就爲了這一點小事，妳就提出要離婚。妳到底是怎樣一個女人？真是

太恐怖了、太可怕了！

怡君：我可怕？哼！我爲你照顧了十幾年的家與小孩，竟然還覺得我恐怖。這實在太可笑了！

紹強：告訴妳，要離婚可以，但小孩我絕不會讓給妳的。

怡君：幫你養了十幾年的孩子，你也夠本了。小孩跟你可以，但這房子的一切，你都不能帶走它。

紹強：（目光環顧了房子，猶豫了一下）這房子裡的一切，都是我們一手所共同建立起來的，要讓給妳就讓給妳吧，反正就當成是妳這幾年來爲這個家的付出，所應得的報酬吧。
（此時，他注意到了女兒與兒子，已全看見了這一切所發生的事。）只要小孩跟著我，什麼我都不跟妳爭。

（玉玲和志祥嚇的皆號啕大哭，並奔向怡君身邊，求著怡君。）

玉玲：（哭泣著）媽！您不要離開我們！您們不要離婚好不好？媽！

志祥：（哭泣不成聲）媽！您不要我們了嗎？

怡君：你們還是跟著你爸爸吧！讓他去體會帶小孩的辛苦！

玉玲、志祥：（愈哭愈大聲地）媽！求您不要離開我們好不好？媽！

（此時的紹強目睹這兩個小孩哭著求母親不要離開他們的景象；此情景勾起了他小時候的回憶。

他很深沉地從桌上拿起了菸點燃，並深深地吸了一口。）

（燈光漸漸轉暗。）

X

X

X

右舞台燈亮，此時的右舞台還是一郊外景，只是將先前的公園景稍加改變。時間是深夜，這兒呈現了紹強——紹強之兄，與紹強小時候的景象。紹強的母親提著皮箱欲離開他們，而兩個小孩啼哭著要求他們的母親不要離開他們；同時，站在一旁的父親默默無語地暗自流淚。

紹國：（哭泣著）媽！我求您不要走。好不好？

紹強：（哭泣著）媽！您不要丟下我們，請您留下來，媽！

柳母：（惆悵地）我今夜再不走的話，明天就有一大羣的債主會找上門來，到時候我還不出錢來的話，那可怎麼辦？

紹強：（抽噎著）我跟哥，會去賺錢來幫你還債的，您留下來吧！

紹國：對呀！還有爸呢！生意失敗了有什麼關係，只要我們一家人不分開，我們可以一起賺來還的。

柳母：（憂傷地）傻孩子，事情沒有你們想的那麼單純。更何況你們都還小，怎麼能去賺錢呢，我再不走的話，那只會拖累你父親和你們兩兄弟。

（紹強突然發現父親早已站在後面流著淚。）

紹強：（轉向父親）爸！媽要走了，您說說話呀，爸！

柳父：（感傷地）我……我能說什麼呢？只怪我無能，沒有錢來替你媽償還債務。

柳母：（愧疚地）你千萬別這麼說，欠錢的是我，這跟你無關。只怪我當初野心太大，一時只看到眼前的紡織生意好賺錢，而一心想著擴充工廠，卻沒仔細地衡量要事先計算工廠財務上的限度，才會弄到今天的地步。

紹國：媽，事情總會有轉機的時候。

柳母：紹國、紹強你們還小不會懂的。

紹強：（哀求地）爸，您快留下媽啦！爸！我們不能沒有媽媽。

柳母：（悲傷地對著柳父）我兩個可憐的小孩，往後就要麻煩你了。

柳父：我……我……妳真的非走不可！

柳母：（哭泣著）我……我對不起你們……

紹國、紹強：（號啕大哭了起來）媽，您不要離開我們……媽，媽……

柳母：（更為悲傷地）不要怪媽，媽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紹強：（抽噎著）媽，您不要走，我會很聽話的，我決不會再做錯事讓您和爸爲了我生氣的；

媽，我什麼都不要，只要您留下來呀，媽……

紹國：媽，拜託您留下來，我會好好地照顧弟弟的，我們還可以像以前一樣地，全家過著快樂

的日子呀！媽，……

柳母：（悲傷地）快樂的日子？……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債務一日不還清就不可能有快

樂的日子過。

柳父：妳就不能看在孩子們的苦苦哀求上留下來嗎？

柳母：我……我……（猶豫了一下，似乎已做下了決定，且面帶憂傷地）我……不，我不能拖

累你們……（轉向柳父）他們兩兄弟就交給你了。（甩開了紹強兩兄弟）紹國、紹強你

們不要怨恨媽，媽會做這樣的決定，真的是不得已的。（哭泣的離開，銜下。）
（場上留下了柳父一副無助的表情，及一對哭紅了雙眼可憐的兄弟倆。燈光漸轉暗。）

燈光轉回到左舞台，紹強的家中，玉玲與志祥苦苦哀求怡君之一幕。

玉玲、志祥：（哭泣著）媽，我們不要離開您呀！媽……媽……

怡君：（似乎有些被兩個孩子的哀求所感動）我……我……媽也是不想與你們分開呀……

玉玲：（抽噎著）媽，那就不要和爸爸離婚嘛！媽……

怡君：大人們的世界，你們小孩子是不會懂的。

志祥：（抽噎著）媽，我不要您和我們分開，我不要啦，媽……

（怡君看了一下一直抽著菸，且還陷於沉思之中的紹強，為了賭氣而更擺出強硬的態度。）

怡君：不，這是不可能的，媽不可能和你爸爸再繼續生活下去的。

志祥：爲什麼？爲什麼？媽……

怡君：（一時不知如何跟志祥解釋）小孩子不要問那麼多。

（玉玲似乎感覺到母親態度之堅決，而轉向紹強。）

玉玲：（哀求地）爸，求您不要和媽離婚，爸……（志祥見姊姊轉向父親亦跑了過去。）

（紹強自己也不知已抽了多少菸，被玉玲與志祥一叫，突然的從回憶之中回到現實來。）

紹強：（愛傷地）小玲、祥祥，乖！別哭了，爸爸會好好的照顧你們的。

志祥：（抽噎著）爸！我不要您和媽分開！我要媽媽，我要媽媽啦……

紹強：（為難地）祥祥，乖！難道你要媽媽那就不爸爸了嗎？

志祥：爸爸和媽媽我都要……

玉玲：對爸爸和媽媽我們都要……

紹強：這……這……（猶豫了一下），乖！聽話，你們跟著爸爸；爸爸答應你們，只要你們想媽媽的時候，爸爸就帶你們來看媽媽。

志祥：不，我不要，我不要啦……

紹強：（轉向玉玲）小玲妳最懂事了，乖！先帶弟弟進去，不要再煩爸爸了，爸爸心情很亂，你們讓爸爸靜一下。

玉玲：爸爸，我……我……

紹強：好了！別說了，你們要聽話，快和弟弟進去。

（玉玲雖懂事，但卻很無奈地牽著弟弟志祥的手。）

玉玲：弟，走我們先進去，乖！跟姊姊進去，不要吵爸爸媽媽了，爸爸和媽媽還有事要談，走吧！

（拉著志祥的手沮喪地與弟弟進去。）

紹強：（向怡君）我想……我們離了婚以後，妳若想小孩的時候，我同意妳來看望他們，我不希望再對孩子們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怡君：謝謝！反正我最近也很忙；不過，我相信你會比我更疼愛他們，等我這次賺了大錢，我會去看他們的。

紹強：這幾天我會盡快的申請到宿舍，到時候我就接小孩過去住。

怡君：好！那我們也找個時間去吳律師那兒辦一下手續。

紹強：可以！就遵照一切的約定吧。

（紹強在不知不覺中又點燃了一根菸，心情落入惆悵之中，燈漸轉暗。）

X

X

X

右舞台燈亮，回復到原來公園景。李偉倫與古明芳兩人坐於公園的椅子上；偉倫一手摟著明芳的肩，一手卻在明芳的大腿搜尋的移動著。

偉倫：那後來他父親的事怎麼解決呢？

明芳：他沒辦法只好將他父親送到安養院囉！我也曾幾次去探望過他父親。

偉倫：（吃醋地）這麼說你一直很關心他囉？

明芳：我……我……從以前他就一直很照顧我的呀！

偉倫：以前？照顧？（試探之口吻）你們認識多久了？在那兒認識的？又怎麼認識的？

明 芳：你幹嘛？這麼好奇，這些對你那麼重要嗎？

偉 倫：（曖昧地，並以挑逗的動作對明芳）那當然重要了，我「老婆」的舊情人，也算是我的情敵，我當然要知道囉！

明 芳：（稍微掙脫了一下）在這兒不要啦！會有人看到的！

偉 倫：怕什麼！你害臊了！你看在這種環境下「做」才有氣氛！

明 芳：（害羞狀）不要嘛！

偉 倫：別害臊嘛，我們又不是不曾「做」過。（將明芳摟的更緊）

明 芳：人家不要嘛！（推開偉倫的手）

偉 倫：（稍有不悅）難道，你還一直想著他？

明 芳：我……（又勾起他突然想到紹強的爽約而悲傷）我……我沒有，我恨他！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認識他。

偉 倫：真的？那我就放心多了。

明 芳：（似乎有些捨不得）我……我……

偉 倫：那你說你愛不愛我？

明 芳：我……我……我不知道……

偉 倫：（困惑地）如果我們彼此相愛的話，就不能彼此有所隱瞞。

明芳：我……我……

偉倫：我可以把我的過去，全部的跟你講，但你也告訴我，你過去是怎麼跟他的。

明芳：（猶豫地）我跟他過去？

偉倫：對！在我們這個「圈內」彼此都應該坦誠。

明芳：坦誠？

偉倫：對！我坦白跟你講，我在與你之前，早已跟人發生過幾次關係了。

明芳：（驚訝狀）你……

偉倫：我曾有位很重要，且是交往很久的朋友，我們是從小就一起玩到大的，在一起可說是無所不談。後來，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他是「同性戀者」，當初我也很驚訝，可是他問過我，會不會因此而鄙視他？我一時也掙扎了很久，但我還是接納了他。他也很感動的對我說：他沒白交我這個朋友。而在一次偶然中，他帶我進入了他那「圈內」；在我剛踏進這個「圈內」時，當初我只爲了好奇、刺激；後來，我發現在此，除了在性慾上的發洩外，且彼此在交朋友中可互相的談心、關懷，在那兒可以拋開一切的煩惱與不愉快

……

明芳：那你那朋友呢？

偉倫：別提他了！

明芳：（好奇地）你們倆怎麼了？

偉倫：（嘆氣）唉！在那兒之時，我又結識了一位同好者，個性跟你差不多，我們彼此也很談得來；但，由於我那朋友的介入……唉！真「賤」……別說了……

明芳：他「橫刀奪愛」？

偉倫：好了，換談談你的了，你和你的那位「大哥」是怎麼認識的？

明芳：我……我和他……，他是我當兵時，在我們辦公室中的一位軍官；那時我只是辦公室中的一名行政業務兵。當時，全辦公室裡的長官，都嫌我「娘娘腔」，且故意的挑我的毛病、整我，以逗我為樂。

偉倫：（為明芳打抱不平且心疼的）他們太過份了！那他也跟著一起整你囉？

明芳：不，沒有！相反地，全辦公室的長官只有他對我最好，而且大多是他為我解危，並且時常的安慰我。

偉倫：（驚訝地）真的！（吃醋的）這麼說你們一直很親密囉！

明芳：我們是很要好，平常在辦公室裡，他是我的長官；而在私底下，他是我的大哥，我們以「兄弟」相稱。他也常告訴我一些人生體驗，有時他心情不好會向我傾訴；而在我失意的時候，他安慰我、鼓勵我。

偉倫：他真的對你不錯嘛！（猶豫了一下）明芳……

明 芳：怎麼了？

偉 倫：我……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明 芳：什麼問題？

偉 倫：（躊躇地）那……那你……

明 芳：講呀！幹嘛吞吞吐吐的。

偉 倫：那你們有沒有發生過關係？

明 芳：（驚訝地）他……，他常勉勵我，要有男子氣概，才不會被人欺負，且對於女人千萬要

小心，她們心眼狹小，不要太信任女人，若真是談心的對象要找男的；並且他說要像

個男人，就要多出去見識一下男人的天地，看看女人的「賤相」。

偉 倫：（疑惑好奇地）什麼男人的天地？

明 芳：我第一次跟他出去時，他就帶我去洗三溫暖，那是一個我從來都不曾去過的場所……

（站了起來，走向台口，陷入了幻想之中），在那回以後我開始感覺到男人的那種一絲

不掛，個個袒誠相見的那種原始的美感，而且……

（這時的李偉倫也隨著站起來，跟在明芳後面，很溫柔體貼地，將雙手從明芳背後慢慢地將他摟

住，且把頭低靠在明芳耳際。）

偉 倫：那你們倆……？

明 芳：我……一開始我一直覺得很尷尬不敢和他同去，他曾開玩笑的說別怕，到了那兒我們可以「一較長短」，敢不敢呀？

偉 倫：（好奇地）那他有比較「長」嗎？他贏了嗎？你們到底有沒有……

明 芳：（一直在幻想之中，絲毫沒有聽清楚偉倫講些什麼）在那兒，當我漸漸放鬆自己的心結，看到每個男人身上沒有任何一點掩蓋，包括我「大哥」他，突然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

（背景音樂響起，偉倫情不自禁地將臉靠近明芳的臉頰輕吻了他；明芳亦在不知不覺中，雙手緊握住偉倫的雙臂，將頭上仰與偉倫接吻。燈光漸暗，音樂聲仍然持續著。）

第二幕 第一場

舞台上呈現一辦公室的格局，但有一道有門的牆，將辦公室劃分成左右兩邊。左邊是辦公室，擺了幾張辦公桌椅，每張桌上放置了一些文書用品，或少許的不重要文件；右邊是一辦公室之外的會客廳，擺設有小沙發、茶几、小電視等。而會客廳後又有一扇有門的牆，（這道牆以一半透明，且可以用燈光，打出後面床鋪剪影的為考慮條件）另外將它隔出一間擺有床鋪的小房間，（這小房間是供每天下班後，夜間或假日，留守辦公室待命值班的軍官休息用的房間）舞台左後方是通往主官個人辦公室的通道，左前方是通往大全辦公室對外的門；舞台右前方，是通

往衛浴設備的通道。

音樂揚起，右舞台燈亮，小茶几上堆有一些尚待整理的隔天報紙與當天報紙，古明芳手上拿著抹布坐在沙發上，呈現出正發呆出神的表情模樣。另舞台前方一道藍紫色的聚光燈下，有一些男人穿梭其間，或相互並行的聊著天，或一邊走一邊脫著身上浴巾或浴袍者。這些男人中有的打著赤膊，而下半身只圍著浴巾；有的穿著輕薄的浴袍；有的看起來頭髮是剛洗完尚未吹乾……等等。個個從明芳的眼前串場而過。（這些男人乃象徵明芳此時幻想中之景象）

當音樂漸收，左舞台辦公室區燈漸亮，王少校、林中校、簡中尉等人已各坐於辦公桌前，各自忙著個人桌邊的事。蔡少校拿著自己杯子，欲進小會客廳中倒水，看到正在發呆的明芳。（此時前方的燈光亦漸收）

蔡少校：啲！（帶有諷刺的口氣）你這「阿兵哥女人」一大早就躲在這兒摸魚，這可被我逮著了吧！（作得意狀）

（此時正處於幻想中的明芳，被蔡少校這麼一叫，突然被驚嚇地回復到現實中，明芳見到面前的蔡少校，立刻地站了起來。）

明芳：哦！蔡……蔡……早！

蔡少校：（彷彿抓到了明芳把柄，而嚴厲的）都什麼時候了還早啊！我還覺得奇怪呢！今天辦公室的「小女人」怎麼還沒來？桌上的茶都沒倒！原來是一大早上班就躲在這做白日夢。

明 芳：（害怕的）對……對不起！我……我沒有……我這兒整理完馬上就去送公事。（慌張的

擦拭著桌子及整理桌上的報紙）

蔡少校：你別裝了！（諷刺地）做事還真的跟女人一樣慢吞吞的。

（此時辦公室那裡傳來了王少校生氣的叫喊聲）

王少校：（生氣的叫喊）古明芳過來！

（明芳嚇的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往辦公室跑了過去。）

明 芳：王少校！早！請問王少校有何吩咐？

王少校：這份公事是你放的嗎？

明 芳：（看了一下）報告王少校是我放的。

王少校：你放的！（大聲的斥責）你給我站好！（明芳嚇得馬上立正站好，一點也不敢動一下）

這又不是我的業務，爲什麼隨便的就塞給我？你存心想害我呀！

明 芳：報告王少校我沒有。

王少校：你都承認是你放的，現在又說沒有，你要我呀！

明 芳：報告王少校我真的沒有要您，我記得您是管這項業務的沒錯呀！

王少校：你還辯！

（此時蔡少校已倒完茶走了出來，全辦公室的軍官亦正準備看著明芳被罵而幸災樂禍。）

蔡少校：（嘲笑著）一大早就想摸魚，終於摸到大白鯊了！

林中校：（調侃的插了一嘴）怎麼會調一個辦事能力這麼差的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阿兵哥來我們這兒辦事！

蔡少校：（對著王少校，故意諷刺明芳）學長，您就不要太苛求這「小娘兒」了，他也挺可憐的，早上看他就連整理辦公室的一點「小家事」都做不好了，這種男人的「粗活兒」他又怎麼會做呢！

（明芳被他們這麼你一句我一句的調侃，不由得悵然淚下，簡中尉見狀亦開口的嘲笑之。）

簡中尉：學長們，您們原諒他吧！他這兩天比較不順，可能是「大姨媽」來了。

（除了柳紹強他對於這一幕全看在眼里，但並無跟著一起起鬨外，其餘者皆欣然大笑；王少校見明芳流淚，更故意地要逗他給大家看明芳的笑話。）

王少校：你是「女人」呀！哭個什麼勁，做錯事要勇於承擔，哭就能解決事情嗎？

蔡少校：就是嘛！這樣會嫁不出去的。（轉向簡中尉）學弟呀！全辦公室只剩你尚未結婚，我看學弟你就將他娶回家吧！免得他在這兒受苦、受委屈。

簡中尉：學長，您真會開我玩笑，我那有這麼大的福份兒，娶這麼個「美嬌娘」回去，我每天晚上看到他就「軟」了。

（此時除了柳紹強，全場的人哄堂大笑；明芳幾乎快受不了這一陣陣的冷嘲熱諷，想拔腿就

跑。

王少校：（大聲地）古明芳你給我回來站好！你藐視軍令呀！入伍時沒人教你「軍令如山」要服從的觀念嗎？我有沒有叫你走呀？（明芳不語，王少校見狀更為大聲地）回答我的話呀！（明芳依然沉默不語，只是一直流著淚）怎麼，長官講你，你不服氣是不是？

明芳：報告不是。（一旁的人皆在暗自竊笑）

（柳紹強見狀，毅然地站出來幫明芳講話了。）

紹強：學長，好了啦！您們就別再逗他了，我想他也不是有意的。

王少校：學弟，你沒看到他做錯事嗎？

紹強：哦！他只是動作慢一點而已嘛！

蔡少校：紹強學長，這「小女人」一大早在隔壁會客廳摸魚就被我逮著了。

紹強：學弟，這是小事嘛，訓誡他一下就好了，給他留一點自尊吧！

蔡少校：（一時而臉紅不好意思地辯解）學長，沒有啦，我是看他一個大男生，卻這樣娘娘腔，

故意逗逗他罷了。

王少校：這也是在訓練他，男人就應該有男子的氣概；而做錯事就要有勇氣承擔一切，（拿起那份公事給紹強看）來多久了連公事都發錯。

紹強：（看了一下那份公事）學長，這份資料原來是應屬於您所管的業務沒錯啊！

王少校：可是昨天主任已經下達命令，今天開始我們的業務職責要做調整了。

紹強：學長，我們是從今天上班開始做調整的，可是古明芳他可能還沒接到通知吧！所以，他照我們原來的業務職責分發公事給我們是沒錯呀！

王少校：可是……（為了給自己找台階下即轉向明芳）古明芳，今天看在柳少校的面子上，就不與你追究，下去做你的事吧！

（紹強對明芳使了個眼色，要明芳趕快閃。）

明芳：是！謝謝王 Sir，謝謝柳 Sir。（很快的下場去。）

（全場的人都覺得紹強很無趣，各自識相地各就各的座位去做自己的事；此時，從主管辦公室傳來主任的呼叫聲。）

OS：柳少校你進來一下。

柳紹強：是，主任。

（燈暗轉場。）

第二幕 第二場

時間：晚上，距前場時間只幾小時。

地點：同前上一場。

右區燈亮，左區辦公室的燈只是微亮。柳紹強只穿著一件汗衫和一件短褲，似乎已喝了一些酒了，他正於辦公室中打電話。

紹強：喂！明芳吧！今天晚上我值班，你現在有沒有其他勤務要做？……哦！那好，那要不要過來陪你大哥呀？……要過來的時候，你先到營區外面買幾瓶酒帶過來。……你別問那麼多，過來再談吧！

（紹強將辦公室桌上其中的一盞桌燈順手關上，走進小會客廳來，坐下隨手點了一根菸，同時將桌上剩下的半杯酒喝了，他看起來似有心事般，慢慢地將身體往沙發靠著，仰著頭慢慢地將口中的煙吐出。）

紹強：（陷入痛苦中，並且口中喃喃自語）我真不孝，我真不孝！媽，我對不起您，連這最後一程都沒去送您……難道我這樣的決定錯了嗎？……（又深抽了一口菸）不！不！您那麼狠心的對我們，我為什麼要去送您，……都已二十幾年了，您可有回來看過我們嗎？您可曾想過我們嗎？您又可曾知道爸爸是如何辛苦的，帶我們兄弟倆熬過這些日子嗎？……我……我恨您！我恨您！我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原諒您的！……沒有您，我們還不是一樣都已熬過來了嗎？……我恨……我恨……（陷入了深思之中，此時古明芳手上拎著酒和小菜從辦公室外走進來。）

明芳：（站在小會客室門外）報告！（紹強絲毫沒有聽見，明芳再稍提高音量）報告！

紹強：（這時才發現是明芳，聲音低沉的）是你呀，進來吧！

明芳：大哥！（關心的口吻）您怎麼了？（心疼地）您是不是不舒服？您要不要緊？需不需去看醫生？

紹強：（不自覺地脫口說出）你煩不煩啊！怎麼跟女人一樣那麼囉唆！

（明芳很沮喪，並默默的整理一下桌上的東西，幫忙擺好剛買回來的酒菜；紹強見狀始發現自己無意間已刺傷了明芳的心。）

紹強：哦！你酒買回來了！陪大哥喝兩杯吧！

明芳：大哥！（欲言又止，猶豫了一下）您……您是不是有心事？

紹強：我……我沒什麼啦！今天我值班無聊，只是想找你來聊聊天。

明芳：（懷疑地）真的只是這樣嗎？看你早已喝了酒是不是？

紹強：好了，別問那麼多了。（故作泰然）來陪大哥喝！

明芳：大哥……：

紹強：你就是這樣婆婆媽媽的，所以他們才喜歡整你。男人嘛做事要乾脆一點！看，就像你大哥一樣，一口就把它給乾了。（說完即把酒杯裡的酒全喝盡）

明芳：大哥，我……我……（看到紹強快板起面孔）我……謝謝您今天早上替我解危。（喝了
一口酒）

紹強：（莞爾）對嘛！這麼爽快就對了。你是我兄弟，我當然要幫你囉！他們搞不清楚狀況。
明芳：大哥！我很感激您一直的幫我，在這裡當兵只有您對我最好。（氣憤地）難道當阿兵哥就沒有一點尊嚴嗎？

紹強：明芳啊，你只要記得，你現在是在服兵役，才兩年而已嘛，你不是再三個多月就要退伍了嗎？忍耐一下就過去了。

明芳：我真的受不了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冷嘲熱諷。

紹強：你把它當成是磨練自己不是很好嗎？

明芳：我的個性本來就是這樣，又不是我故意的，難道天生使然也是錯誤嗎？

紹強：阿芳啊！聽大哥的話，凡事都要忍耐，退一步想就海闊天空，你從小就像是生長在溫室裡的花朵一樣，沒有經過大風大浪；（語重心長地）大哥從小是熬過來的，聽我的準沒錯。

明芳：大哥您小時候一定很苦是不是？

紹強：（喝了一大口酒，墜入了痛苦的回憶之中，沮喪的）我……我和我哥，兄弟二人從小就相依為命，是我父親每天一大早，挑著菜到菜市場去叫喊賣菜，辛苦地將我們兄弟倆帶大。

明芳：那伯母她人呢？

紹強：（又猛喝了一杯酒）阿芳，老哥跟你講，以後你要交自己的知心朋友一定要找男人，女人不是什麼好東西，你可以玩玩她，千萬別跟她認真，否則最後吃虧的是你自己。

明芳：（疑惑的）大哥，您不是喝醉了？

紹強：我沒醉，大哥酒量很好，你大哥很勇猛的，這麼一點酒算得了什麼！

明芳：那您也不要罵到伯母和大嫂啊！至少她們也是您的親人。

紹強：（苦笑著）親人？我沒有，我從小就沒有母親……（喝了一口酒）我沒有不負責任的母親。

明芳：（驚訝地）大哥，您怎麼了？您真的喝醉了？（伸手去扶紹強）

紹強：（甩開他）我說過我沒醉！告訴你「女人真的是禍水」。（苦笑）

明芳：（安慰著）大哥您別這樣嘛！大哥……

紹強：（痛苦的）阿芳我問你，她死了而且今天是她出殯的日子，我沒去送她走完人生這段最後的路程，我是不是很不孝？

明芳：大哥……她是？

紹強：一走就是二十幾年，卻從來沒有過任何音訊，（痛苦的嘶喊）不……是她狠心不要我們的，我沒有錯……（又猛喝了一杯酒）

明芳：事情過了就算了，什麼都別去想它，想想您家裡還有大嫂、還有一對可愛的兒女。對

了，您不是還有一堆深愛著您的「炮友」嗎？不要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明芳安慰著紹強）

紹強：（苦笑）大嫂、兒女、炮友！除了我那兩個尚不懂事的小毛頭，還有誰能了解我內心的痛苦？……老婆！（苦笑）哈哈！每天只想著發財賺大錢當個女強人，小孩還不是大多往婆家裡塞，面對著自己的老公總是疑神疑鬼的；她以為我常不在家，就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嗎？哈哈！太可笑了……「炮友」，還不是爲了享受肉體上的快樂，各取所需罷了！（又猛喝了一杯酒）

明芳：大哥，您別這樣嘛！我看了好難過。別這麼消沉嘛！至少您還有兄弟、還有這些同僚，不要想那麼多了。（紹強已帶有點醉意）

紹強：同僚，在這個社會上，只要是與自己的利益有關係的；若是有利的誰都想去爭、若是對自己無利的就想辦法推託，那管你是好兄弟、好朋友，還有誰會去想到別人，唉！所謂「利字」擺中間，這句話講的真沒錯。老弟呀！你實在太單純了。

明芳：大哥，你別這麼悲觀嘛！

（紹強喝了太多太猛了，突然想吐。）

明芳：（趕緊地靠過去紹強身邊，輕拍他背部）大哥，您還好吧？

紹強：阿芳，來再陪你大哥喝一杯，看你都沒怎麼喝，來！把這杯乾了。（自己又逞強地喝了

一杯），要不是今夜剛好我值班，你大哥我一定帶你出去 Happy「爽」一下……。

明芳：大哥，好了啦！您別再喝了，來！我扶您進去休息，今晚我會留在這兒陪您，放心進去睡吧！如果有狀況我再叫您。

（當明芳欲扶紹強起來時，卻來不及紹強已吐了全身，明芳亦看紹強滿身大汗，決定幫紹強脫下衣服，並到浴室弄個濕毛巾，幫他擦拭一下身體，讓他舒服一點好就寢。）

明芳：大哥，您還沒洗澡吧？我幫您擦拭一下身體，您好睡覺。

紹強：（帶著強烈酒意）阿芳啊！你知道有多少女人愛著你大哥嗎？

明芳：大哥別說了，有事明天再聊。

紹強：（自豪但已有些語無倫次的）你可知道嗎，每當我喝了酒以後，到佳蓉那兒時，她都會先放洗澡水，並且溫柔的幫我洗個澡，再為我泡一杯濃濃的熱茶，……哈哈！然後我們就一起上床……

明芳：好了！走，我扶您進房睡覺去。來！大哥，走好。

（明芳扶著紹強進房間，並服侍他上床。此時，小會客廳的燈光漸轉暗，燈光只出現在舞台上房間的那扇牆；呈現出他們兩人在房內之舉動的剪影。初是明芳幫他整理著枕頭，紹強拉著他的手。）

紹強：佳蓉來嘛！妳別走呀！……（將明芳扯到他懷裡）。

明芳：大哥，別這樣嘛，我不是佳蓉……

紹強：聽我的話，千萬別對女人太過於信任……（欲脫明芳的衣服）

明芳：大哥……您真的醉了……

（紹強撫摸著明芳的身體，明芳雖有些不自在，但並沒有很極力的抗拒他。）

紹強：來呀！（將明芳摟在他身上）

明芳：大哥……我……我……

（頓時，明芳禁不起紹強的挑逗，而情不自禁的與紹強接吻。此時音樂奏揚，剪影出現他們兩人在床上的動作，燈光從紫色變成紅色；之後，漸漸轉暗。）

第三幕

舞台上的場景已換成了古明芳的家裡。燈亮，古父正在客廳與票社的老黃討論著今年票社又將要安排明芳演一齣「貴妃醉酒」戲碼。

老黃：上回你和你們明芳的演出實在太棒了。所以，經過我們大夥討論的結果，預訂今年十月份這個檔期的戲碼我們擬定是小李他們夫妻倆的「武家坡」、再來是你的「大保國」壓軸、而大軸是你們家明芳的「貴妃醉酒」，有夫妻檔又有父子檔，這樣的聯演名聲才夠響，古兄你認為如何？

古父：老黃，那你呢？你自己也應來一齣好戲，在台上亮亮相嘛！

老黃：我呀！我只要傍著你們明芳來個「高力士」就心滿意足了。

古父：這怎行！我們明芳怎能讓長輩傍著他演呢。

老黃：這有什麼關係，上回你們父子演出還不是你這做父親的「霸王」，怎麼這回換我這老頭

與你家「名角」一起合作，你就捨不得啊！

古父：（緊張的）不，不，老黃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

老黃：好了啦！我是逗著你玩的，你幹嘛那麼緊張。

古父：（稍鬆了一口氣）老黃呀！票戲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嗜好，怎能每次都讓我們父子來搶盡

風頭呢，我覺得這會不會有些不妥？

老黃：這有什麼不妥的，你們父子在我們大夥之中是最出色的，而且我們每次演出一定要安排

一齣「梅派戲」，一講到「梅派戲」就非你們家明芳莫屬了。

古父：你真會開我玩笑，團裡頭且角唱比我家小犬好的比比皆是，你太抬舉我們明芳了，何況

他上次表現的並不是很理想。

老黃：古兄你太謙虛了，你們明芳上次那樣算唱的不好，那可見他還有實力再更好囉！

古父：我總覺得這樣安排不大好吧，你們應該……（老黃馬上打斷他）

老黃：好了！古兄我看你也不要再推辭了，就這麼決定，我也該走了，請你記得通知你們明芳

這檔事。(起身將走之)

古父：我……我……(猶豫了一下)那好吧，我們盡力而為就是了，我會轉達明芳的；讓我送你出去，你慢走！

老黃：古兄！您不用客氣了，別送了。

古父：應該的！應該的！

(當古父送老黃走到門口，恰好明芳剛進到家中。)

明芳：黃叔您好！怎麼，我一回來您就要走了，不再多坐會兒嗎？

老黃：(微笑着)不坐了，我也來很久了，我還有點事必須走了，小芳你可得好好表現哦，下回我們全看你的了。

(明芳感覺一頭霧水，對老黃的話摸不着頭緒。)

明芳：黃叔，到底什麼事？

老黃：(笑著說)你問你爸好了。(眼光看向古父)可別讓你老爸丟臉哦！再見了！

明芳：(還是不解的)哦！黃叔再見，記得常來坐。(老黃笑著走了出去)

(古父和明芳目送老黃出門後，兩人一同走到客廳來。)

明芳：爸，剛才黃叔到底在說些什麼，我怎麼都聽不懂？

古父：這回團裡的演出你又得挑大樑了！

明 芳：到底什麼演出？挑什麼大樑？爸，您能不能講清楚一點。

古 父：就是今年十月份的演出，老黃他們安排你演「貴妃醉酒」。

明 芳：哦！原來就這檔事，我還以為是什麼天下大事呢！

古 父：阿芳，看你好像很不在乎的樣子？

明 芳：演就演嘛！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倒是這回爸，您怎麼不演了呢？

古 父：我，怎麼會沒有，他們還排我的「大保國」呢！

明 芳：這樣很好呀！

古 父：阿芳，現在你還說什麼風涼話，上回你在台上唱戲心不在焉的，那時我也在台上，我都

替你捏一把冷汗。

明 芳：（作撒嬌狀）爸，人家上次是心情不好嘛！您幹嘛老是提這檔事呢？

古 父：人都已經站在台上演戲了，你還跟我說心情不好，萬一出了糗那可怎麼辦？

明 芳：人家還不是也把它演完了嗎，您幹嘛那麼緊張！

古 父：演完了！你還敢講，這回我就是怕你萬一又心情不好，臨時跟我鬧情緒，那到時候我可

真的傻了。

明 芳：（作撒嬌狀）爸，您別那麼緊張嘛！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

古 父：真的？……不過……我還是有點擔心！

明 芳：（明芳很自然的脫口而出）爸，您別「杞人憂天」了。上回是因為那個「大爛人」擺道爽約，這回不會了，我已經好久沒跟他聯絡了，而且只要有偉倫陪著我就夠了。

古 父：那個「大爛人」？你在說什麼？我怎麼都聽不太懂呢！

（這時明芳才發覺自己脫口對父親講太多了。）

明 芳：哦！爸，沒什麼啦，反正，到時只要有偉倫陪在我身邊就夠了，（撒嬌地）爸，您別管那麼多了，放心吧！這次我不會有問題的啦！

古 父：（疑惑地自語著）有偉倫就沒問題？這小孩到底在搞什麼玩意兒？我真是越來越不了解他。（對著明芳）可是……像你這種脾氣我還是有點不放心！

明 芳：爸，跟您說「放心」，安啦！這次不會讓您失望的。

（此時曉惠正興匆匆地進來。）

曉 惠：舅，小芳表哥您們都在呀，那太好了！

古 父：哦！曉惠妳來了，妳媽怎麼沒跟妳一起來呀？

曉 惠：舅，我這回是特地來找「芳哥」的，另外也是來邀請您們全家。

古 父：邀請我們全家？

曉 惠：舅，事情是這樣的，從下個星期天到星期三連續四天，在「文化中心」是我們這屆的畢業舞展，我想請您們全家一起來觀賞，（目光轉向明芳）小芳表哥您一定要來哦！

古 父：（微笑著）時間過的可真快！轉眼曉惠都將畢業了，在我的印象中曉惠還是一個黃毛丫頭傻呼呼的新生呢！沒想到現在竟然說要畢業了。

曉 惠：舅！（做撒嬌狀）人家下個月就要過滿二十二歲的生日了，您還說人家是「黃毛丫頭」，您看小芳哥哥不是也已退伍兩年多了。

古 父：（莞爾）看來我得提醒我那姊姊，她可以準備嫁女兒囉！

曉 惠：（不好意思地）舅，您老是喜歡拿人家開玩笑，我還要等著先看到明芳哥哥娶了那位幸運的美嬌娘，尊她一聲「大嫂」後我才能嫁。

明 芳：（心有不悅地）我娶誰跟妳嫁人又有什麼相干，不要老是牽扯到我這邊來，真是無聊！

曉 惠：（尷尬地）表哥，我是說著玩的，你不要生氣嘛！（明芳作不屑狀）

古 父：小芳啊！曉惠也是跟你說著玩的，你幹嘛用這種口氣對人家呢！

明 芳：開玩笑就開玩笑，沒事幹嘛扯到我。

曉 惠：明芳表哥對不起嘛！

明 芳：好了，算了啦！

古 父：（為打圓場）小芳到時候你可一定要去捧捧曉惠的場哦！只要你一有演出，人家曉惠可是

場場都到。曉惠呀！妳放心，到時候我們一定會去的。

曉 惠：舅，明芳表哥！那您們要看那一場？我跟您們準備票。

古父：我看，就看頭場好了，剛好是星期天嘛，大家都有空，小芳你的意見如何？

明芳：我？星期天我和偉倫有約！

（古父忽然想起有事先得離開，起身而走。）

古父：那曉惠妳就跟妳明芳商量，我後頭還有點事要做，不陪妳了。（下）

曉惠：好！舅，對不起打擾您了，您去忙您的不用招呼我了！（轉對明芳）小芳表哥，那星期

一的好不好？

明芳：（不耐煩地）星期一我有事！

曉惠：（很失望的）那您要那一天的？

明芳：（敷衍地）到時候再看看吧！

曉惠：表哥我希望你一定要來看看，我們這次的舞展，有一段是我單獨表演的「劍舞」，自從上

回看了您「霸王別姬」的舞劍，那時剛好我們學校「民族舞」的課程也在教劍舞，我就一直很喜歡它。

明芳：京劇「霸王別姬」的舞劍與妳們民族舞蹈的劍舞根本是兩回事。

曉惠：可是……我就是很喜歡看您的那段舞蹈，所以……

明芳：（打斷她的話）表妹，我會儘量撥時間去。（明芳並非很誠意的態度）

曉惠：（感覺的出來明芳的不耐煩，沮喪地提起了勇氣對明芳）明芳表哥，您是不是很討厭

我？

明芳……（驚訝地，頓時才回答她的話）沒……沒有啊！妳不要問這些無聊的問題好不好？

曉惠：不然，爲什麼我總是覺得您對我的……（突然電話聲響，打斷了曉惠的話，明芳轉過身去接電話。）

明芳：喂！……（很欣喜地）哦，偉倫啊！討厭，你怎麼現在才打電話來嘛！人家等了妳老半天了，……你現在要過來，（興奮地）好呀！那我等你哦，……，好啦！我們見了面再談嘛，反正你趕快過來就是了——Bye—Bye。

（明芳高興的掛上電話，且抱著期待偉倫趕快出現的心情。）

曉惠：明芳表哥，我上次看您舞的那把劍好漂亮，上回跟您借過一次您沒借我。但是……但是……這次是我真正要上台表演了，……所以……所以……我想再向您……

明芳：那不行，那把劍是我最喜愛的一把，對我而言是很有紀念價值的；它是教我「別姬」的趙老師留下來給我的，我一直都捨不得借人。

曉惠：可是……可是就這次畢業展而已嘛！而且，這把劍又是您曾在台上用過的，所以，我一直的希望能夠……（明芳馬上打斷她的話）

明芳：反正就是不行啦，別人要跟我借什麼東西都可以，就是那把劍不行。況且，趙老師自從上回跟我說完「別姬」沒多久，突然中風，現在還在醫院裡呢！那把劍也是她當年在北

京唱「霸王別姬」所用過的，這樣的紀念價值就更大。

曉惠：明芳表哥，可是我……（這時古母正從外面進來。）

古母：曉惠，妳來了，妳媽有沒有來呀？

曉惠：舅媽您好，您回來了！

古母：你們在聊什麼？怎麼小芳會那麼激動！

曉惠：舅媽，沒有啦，因為我下禮拜要畢業公展，我正想跟明芳表哥借上回他演出用的那把劍。

古母：哦！妳說那把雙劍啊！真不巧，前幾天那教我們晨間運動，跳扇舞的呂老師說要改我們要劍，我就說說反正我們明芳有一把，我可以省著再和她們一起購買，所以就順便把它帶了過去。（明芳聽了此言就更加地專注）沒想到……

明芳：（緊張地）媽，沒想到怎麼了，您快講呀！

古母：你幹嘛那麼緊張，只不過被我不小心摔了這麼一下，那其中一把劍柄的頭有點壞了而已嘛！

明芳：（歇斯底里地）媽，您怎可以這樣，沒有經過我的許可就擅自拿人家的東西。

古母：我是你媽耶！只借你一把劍而已你就大吼大叫的！何況我也馬上打電話通知呂老師，幫我買一把新的，準備來還你。

明 芳：（快哭了）可是您把人家心愛的劍弄壞，那把劍對我是有很重要的意義。

曉 惠：（急於安慰明芳）明芳哥，壞了就壞了，不要傷心嘛。

明 芳：（憤怒且激動的甩開曉惠）你懂什麼，走開啦！

（曉惠的好心反招來這把無名火，傷心的流淚奪門而出，下。）

古 母：（見狀，對著明芳）你幹嘛這麼兇對曉惠，真是莫名其妙！（言畢馬上追了出去）曉

惠！曉惠……等等我啊！……曉惠……（下）

（剛好偉倫正好進門來。）

偉 倫：明芳，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我剛才在門口遇到伯母時，向她打招呼，她理都不理，一

直叫著曉惠的名字跑出去？

（明芳一見到偉倫立刻地投奔到他懷裡哭泣著。）

明 芳：偉倫……（哭泣著）

偉 倫：（安撫著明芳）你先別哭嘛，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明 芳：（抽噎著）媽把人家的劍給弄壞了……

偉 倫：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事呢，原來是劍壞了，弄壞就弄壞，再買把新的就好了嘛，也用不著

那麼傷心啊！

明 芳：（撒嬌狀）可是那把劍對人家意義重大，對我是很有紀念價值的。

偉倫：哦！那就看嚴重不嚴重，能修就修！

明芳：媽說是劍柄的頭有點壞。

偉倫：那沒什麼大關係啦！我找時間幫你修理看看。

明芳：（情緒較為平靜些，且親吻了偉倫）偉倫謝謝你，我好愛你！

（偉倫環視了整個房內四周。）

偉倫：明芳，你家人都不在嗎？

明芳：我爸在後頭忙，我哥他出差到南部，後天才回來。幹嘛，你有事找他們嗎？

偉倫：沒……沒有啦！

明芳：偉倫！你不是說，今天要帶人家去參加小張他辦的聚會嗎？怎麼到現在才來嘛！害人家等

了你老半天！

偉倫：（若有所思狀）……哦！……我……我……

明芳：你怎麼樣了？你你你的，你就先等我一下，我去跟爸講一聲，我們今天不回來吃飯了，

馬上就來。（轉身欲走時）

偉倫：（叫回他）明芳！你等一下，先不要去驚動伯父。我……我……

明芳：你到底怎麼了？怎麼講話吞吞吐吐的。

偉倫：芳！有件事我想跟你講……

明芳：有事就講啊！幹嘛驚驚扭扭的，一點都不像我所認識的偉倫。

偉倫：芳！我們出去找個地方講好不好？……還是，到你房裡去說？

明芳：（微笑且害羞地）你討厭啦！不要現在嘛！而且我爸在家耶，今天不要在我房裡，這樣不太好吧！

偉倫：我……我不是這個意思啦！我，我是真的有事要跟你說！

明芳：（疑惑地）那就講呀！（偉倫往房子後頭探望）放心啦！我爸在後頭，現在不會出來的，而且他也聽不到的，剛才我和我媽鬧的那麼大聲，他也都沒聽見呢！

偉倫：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芳！我……我……

明芳：（有點急了）到底什麼事啦？那麼神秘，又怕別人聽見，又我我我的，好討厭哦！

偉倫：我……我想告訴你，我……（頓時不語，且沮喪的）芳！我那天和小張一起去做血液抽檢……

明芳：（見他一副沮喪的樣子而更關心地問）「血液抽檢」那結果怎麼樣呢？

偉倫：我……我……，結果……報告結果……（語調愈來愈低沉）證實了我……我得了「愛滋病」。（音樂驟揚）

（這時的明芳聽了此言為之震驚，如同青天霹靂般，頓時沉默了良久。）

明芳：偉倫！你……你說什麼？請你再說一遍！

偉倫：（痛苦地）芳！我……我得了「愛滋病」……（言畢整個人跌落在沙發上）
（明芳的眼眶裏已充滿了淚水，失神且舉步緩慢拖著無力的身軀走到台前。）

明芳：愛……愛——滋——病，那……我……（激動並嘶喊地）不！不！不可能……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音調轉弱）是你在騙我……（哭泣）是你在跟我開玩笑的
……（燈光漸暗。）

第四幕

此幕之舞台上呈現出，象徵性醫院的病房景，有三張病床，旁各有一置物櫃、一張或兩張供病人家屬或來探病者坐的椅子，並以屏風將三張病床隔開（隔成三區），左床是葉艾迪，中間是古明芳，右床是柳紹強。

中區古明芳一床燈亮時，（此段的燈光色調以綠色為主光，以呈現陰森氣氛之感覺）旁邊的另外兩床之燈光，並不完全是暗的，而以稍可看出些微的病床剪影。在古明芳的病床四週一羣戴著醜陋猙獰的面具、身穿詭異的裝扮（如同「序場」裏扮演愛滋病毒的舞者），個個張著猙獰的五爪，一步步地逼向古明芳而來；古明芳嚇的臉色蒼白，直冒冷汗且畏縮地叫喊著……

明芳：（害怕地叫喊著）不要！不要！不要抓我！……你們不要過來！你們不要過來！……
（當這些面目猙獰的病毒靠近明芳伸手將要抓到他的時候……）

明芳：（竭盡力氣地嘶喊）不！不！……不要！……（燈光立刻全暗）

左區葉艾迪一床燈光接著馬上亮起，只見葉艾迪臉色蒼白，且整個人身體屈曲蹲於病床與櫃子之間，似乎是很害怕恐懼的畏縮著，在旁的醫生與護士正在勸導著。

葉艾迪：（竭盡力氣地嘶喊）不！不！……不要！……你們不要過來！你們不要過來！……

林護士：高醫師！這位十號病人，強烈地拒絕我們對他打針，我連哄帶騙了他好久他還是不肯配合。您看，他從剛才一看到針筒，就一直歇斯底里的喊叫著「他不要打針」，還差點把我的整部醫務車打翻！

高醫生：哦！我知道了，Miss林讓我來試試看。

（葉艾迪一直以敵對的眼神，虎視眈眈的看他們，彷彿是在防備著敵人隨時都會向他攻擊而來般的心情。）

高醫生：葉先生，來！別怕，打了這一針你體內的病毒才不會擴散的太快！（高醫生一面說，一面慢慢地靠近葉艾迪。）

葉艾迪：（害怕的叫喊著）你不要過來！你不要過來！（雙手一直防衛著自己）我不要打針……我不要再打針……你不要過來……

高醫生：不要怕嘛！我們不會害你的，來，跟我們合作才是個好病人。乖！聽話，這樣你才能很快的出院！

葉艾迪：不！不！我不要打針！（開始沮喪的哭泣著）都是針筒害了我，都是因為針筒，求求你們不要再害我了！我求求你們……（跪在地上猛向醫生護士磕頭）我求求你們！你們放了我！拜託……拜託……我不要再打針了……

高醫生：你不用害怕！我們不會害你的！只要打完這一針就好了，乖，要聽話！

（葉艾迪又開始極力的反抗掙扎。）

葉艾迪：我不要！我不要……

林護士：高醫師，沒用的，我已經說了好久了，他還是一直把我當成敵人一樣的不讓我靠近他。

高醫生：哦，我知道了！（猶豫了一會兒，似乎已經有所決定似的，燈光漸弱。）

（接著中區古明芳的病床燈亮；明芳的病床邊正站著彭護士。）

彭護士：古先生！古先生！你怎麼了？（這時的明芳從噩夢中被叫醒）

明芳：（全身直冒冷汗）哦！是妳啊！彭小姐！

彭護士：怎麼你又作噩夢了！

明芳：（驚駭的）嗯！好可怕的面孔一個個的直撲我而來！

彭護士：（莞爾並安慰著明芳）心情放輕鬆，別胡思亂想就不會常做噩夢了。

明芳：可是……（彭護士看了手錶後）

彭護士：也到了量血壓的時間了，古先生你等我一會兒，我出去準備一下，馬上進來幫你量血

壓，（出去之前又回頭叮嚀明芳）你安心的在這兒靜養，別再想太多了。（轉身下，燈漸轉暗。）

（左床葉艾迪一區燈光漸亮。）

高醫生：（對著葉艾迪）你別怕，我們不打針了；但你要聽話，我才不跟你打針。

葉艾迪：（稍解除了心防）好！好！只要不打針，我聽話！我聽話！我什麼都聽你的……

高醫生：對嘛！這才是好病人嘛！

葉艾迪：真的不打針哦！

高醫生：當然是真的！（轉向林護士，並私下對林護士說）Miss 林！妳拿顆安眠鎮定藥給他吃。

林護士：哦！好的！（走到她的醫務車中取藥）

高醫生：（對葉艾迪）你答應我的，不打針就要聽我的話。

葉艾迪：不打針！聽話！

（高醫生從林護士手中接過藥。）

葉艾迪：不打針！聽話！

高醫生：（向葉艾迪）來！乖，把這藥吃了，我們就不打針！（將藥遞給葉艾迪）

葉艾迪：（自語）不打針！聽話！（從高醫生手中接過藥，並馬上的往口中裡塞。）

高醫生：對！這樣才對嘛！（轉向林護士，私下對林護士說）妳先倒杯水給他，扶他上床躺著，等他待會兒睡著了，再幫他補一針。（下）

林護士：是！（開始動作，此區燈光漸弱）

（右區紹強一床燈亮，彭護士正在紹強床邊，幫他整理著病榻。）

彭護士：（自語著）奇怪！這十二號病床的柳先生怎麼又不在病床上，（看到紹強床邊一堆凌散的信件）唉！真可憐，一堆寄不出去的信！

（這時，紹強——臉色比前幾幕蒼白了許多；他默默的進來，看到彭護士，從她後面輕輕地摸了一下她的臀部。）

彭護士：（突然的嚇了一跳）啊！（看見了紹強）是你呀！嚇了我一跳！你以後再這樣，我就告你性騷擾！

紹強：（嘻皮笑臉的）別生氣嘛！妳長的這麼漂亮，身材又這麼棒，那個男人看了會不動心啊！

彭護士：你少來這一套！我已經結婚了，你已經來不及了！你剛才去那兒了？

紹強：我出去打電話！怎麼妳想我了！

彭護士：（不自覺地脫口而出）你真是無藥可救了！

紹強：（聽了此言陷入了沮喪中）無藥可救……我真的無藥可救了……（苦笑）……

彭護士：（發現她不經意地觸傷到了紹強）不……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故意轉移話題）你剛才電話打通了沒？

紹強：唉！又是沒人接。

彭護士：怎麼又想念你的孩子了？

紹強：（懊惱地）自從我來到這兒，只是暫時把小孩讓她帶一陣子，沒想到剛開始的前幾天，她還會讓小孩來接我的電話，後來每次我打電話去找孩子，她總是跟我說小孩不在，現在卻連電話也不接了……（自語地）會不會又搬家了？

彭護士：（安慰地）你不要想太多，說不定你老婆帶孩子出去玩了呢！

紹強：（激動的）不！不可能的！那也應該會找個人通知我一下，甚至連我哥和我嫂子，都不曾來看過我，也不知我爸他怎樣了？……（眼光看到了那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看，我每天都寫信給他們……（他開始有些陷入精神錯亂，隨意拿起一封自己給自己的信）來！妳瞧！這是我那寶貝女兒小玲寫來的信……（向彭護士炫耀著）妳看看！我女兒說她這次又考第一名了，她說弟弟祥祥又長高了五公分了……（彭護士為了安慰他，而打斷他的話）

彭護士：對呀！我們知道你的小孩都很乖！你放心，先上床睡一覺，待會兒吃飯的時間我再來叫你。（扶紹強上床。）

紹強：哦！先睡覺待會兒我小玲和祥祥來的時候，妳一定要叫我哦！
彭護士：好！你先睡覺，我待會兒叫你，不能再亂跑了哦！

紹強：我不亂跑，妳一定要叫我哦！（口中唸唸有辭，燈光漸弱。）

（中區明芳床位燈光漸亮，明芳靠坐在病床上。）

明芳：（獨自遐思的自言自語著）不知偉倫現在怎麼樣了？是否有好一點了？……爸媽好像也好久沒來看我了，……大哥近日的生意不知做的怎樣了？……爸不知是否還常去票社？十月又將到了，這次的戲碼不知排了那幾齣？爸這回不知會演那一齣？……（用手摸了床頭處的枕頭下方）對了！上個禮拜託護士小姐，幫我把劍和信寄給曉惠，不知曉惠收到了沒有？……

（此時，林護士手上拿著一封晚惠回給明芳的信及那把劍走了進來。）

林護士：古先生，你又在想事情啊！（明芳想的出神並未注意到林護士進來）十一號古先生！

明芳：（這時方看見林護士）啊！林小姐妳來了！是不是又到了吃藥的時候？

林護士：（看了一下手上的錶）哦！離吃藥時間還有半個鐘頭呢！

明芳：那又要驗血了是不是？

林護士：不是的，（拿出手上的東西給明芳）古先生！這是給你的！

（明芳看到信及劍深覺得很奇怪）

明 芳：怎麼妳還沒幫我寄出去？

林護士：我早就幫你寄了，這好像是對方回的信和退回來的東西，我想應該是上回幫你寄出去的那把劍吧！

明 芳：（疑惑地拆開信一看，悲傷地）不可能的！這怎麼可能呢？曉惠一直很喜歡這把劍的……不可能的，她不可能不要的……

林護士：古先生，你不要緊吧？

明 芳：（陷入痛苦之中）曉惠不會不要它的呀！……難道……他們都怕我嗎？得了這種病，難道我就那麼可怕嗎？……（哭泣）難道……這又不是我願意的，……這又不是我願意的……爲什麼！爲什麼！你們都要這樣對我……（頓時不語）

林護士：古先生！古先生……

明 芳：（歇斯底里）走！走！你們既然怕我都走好了！……你們都走，離我遠一點……

林護士：古先生，你怎麼了？

明 芳：（大聲地）走！妳走！滾！

林護士：古先生，我是林護士啊！古先生……

明 芳：滾！快滾！妳再不走小心我傳染給妳！快滾！

林護士：古先生……

明 芳：（沮喪的哭泣著）妳不快走，難道不怕我傳染給妳嗎？（哭泣著）

林護士：（安慰著）古先生你振作一點，事情沒有你想的那麼恐怖。

明 芳：沒那麼恐怖？爲什麼他們都那麼怕我？爲什麼他們都不來看我？爲什麼連我把我最心愛的東西送她，她都不敢拿，還要退給我？（悲傷著）

林護士：你不要想那麼多，說不定是你誤會了呢！

明 芳：我誤會了？……我誤會了？

林護士：好了！你什麼事都不要去想它，好好的睡一覺，醒來就什麼事情都沒了。

（林護士正招呼著明芳睡覺，同時右邊紹強一區燈光亦全亮，彭護士推著醫護車進來，看見紹強正坐在床上寫信。）

彭護士：你又在寫信了！

紹 強：對呀，我正給我那些女朋友回信，（又取出那堆自己寫給自己的信給彭護士看）妳看！

這堆都是我那些女朋友寫給我的。唉！女朋友太多了，信都回不完，妳知道嗎？她們都很愛我，每個都想和我上床。（彭護士感嘆的搖著頭）妳不相信，來！妳看這封（隨意的拿了一封信塞給彭護士看）

彭護士：（哄著他）我知道了！快收起來吧！你不怕你老婆看到吃醋的！

紹 強：（理直氣壯的且抬高了音量）怕什麼！我早已把她給休了！

（此時，更引起隔壁床的明芳注意到。）

彭護士：「休了？」

紹強：「對呀！「休了」妳不懂啊？」

彭護士：「我知道，意思就是說你們「離婚」了。」

紹強：（提高音量且自豪地）對！妳答對了！妳真是又漂亮又聰明，就是和她「離婚」的意思，我是越來越喜歡妳了！

明芳：（自語）這聲音感覺好熟悉？

林護士：「你怎麼了？睡不著嗎？」

明芳：（疑惑地）隔壁床是誰呀？」

林護士：「哦！你說隔壁呀！他……他的病症跟你一樣！不要管他了，你快睡吧！」

明芳：「他不是姓柳？」

林護士：（猶豫了一下才回答明芳）「哦！……我……我也記不太清楚，那一區的病床不是我負責的。」

明芳：「妳能不能幫我問看看他是不是姓柳？是不是軍官？」

林護士：「對不起！這次我可能幫不上你的忙，我們醫務人員有責任要替每位病人保密他個人私事的，而且我們的職責只是幫忙治療病人的症狀，沒有權利去問病人的過去。」

明 芳：（失望地）哦！謝謝！

林護士：不要管那麼多了，先休息一會兒我待會兒再來叫你。（幫明芳蓋好被子，下）

紹 強：我要跟她要回孩子，她趁我現在這樣子，就霸占我的孩子。我一定要回來，我一定要回來！孩子是屬於我的！

彭護士：那你就得先養好病才能要回來呀！

紹 強：（想了一下）對！我不能讓我的小孩看他爸爸這副模樣！

彭護士：對呀！那你就先打完這一針，讓身體快點好，才能去把他們要回來。（一面哄著紹強，

一面幫紹強打着針）好了，你自己揉一揉吧，我先出去巡其他病房，記得要好好照顧自己，和跟我們合作才會很快的好起來。

紹 強：（揉著打針之處）哦！好！（彭護士下）

（這時明芳站在暗地裏看著紹強正在揉著剛才打針之處。）

明 芳：（自語）真的是他！（躊躇了一會兒，終於決定向前去詢問紹強）報告！

紹 強：（很自然的習慣反應）進來吧！

（明芳走進紹強病床。）

明 芳：請問您是不是姓柳……

紹 強：（震驚的）你……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明 芳：（亦驚訝的）果真是您，……大……哥……

（紹強突然覺得在這種地方，這種場合與明芳見面，是很丟臉的事，反而不敢去認他。）

紹 強：（馬上轉過頭去，不敢去面對明芳）你……你找誰？你認錯人了！

明 芳：是您沒錯……大哥！沒錯，是大哥！我沒認錯！

紹 強：這位先生你真的認錯人了！我不是你什麼大哥！

明 芳：（哭泣著）大哥！您爲什麼會在這兒？

紹 強：（大聲地）跟你說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你大哥！你出去！你出去！（痛苦地）

明 芳：（哭泣著）大哥！爲什麼您不敢認我？……（回想了一下）難道是……難道是那天……

是我傳染給您……

紹 強：（痛苦的）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出去！出去！

明 芳：大哥……

紹 強：出去！出去！出去！不要煩我，我要休息了，你出去！（躺下背對明芳，並用棉被蓋住

自己的頭。）

明 芳：大哥……

紹 強：（在被窩裡哭泣著且大聲地）叫你出去！我不認識你，你快出去！

（明芳見紹強一直不敢認他、不理會他，而帶著沮喪的心情，拖著沉重步伐走回自己的病床，隨

著此區的燈漸轉弱。）

明 芳：（悲傷地自語）大哥……您爲什麼不敢認我？難道您在怪我把這種病傳染給您！……難

道真的是我……天啊！爲什麼對我這麼不公平！……爲什麼？爲什麼？

（此時的明芳突然感覺到這世界離他越來越遠，明芳陷入了遐思；同時，響起到京劇的聲音。）

OS：（霸王唱）力拔山河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明芳感覺越來越無助地。）

※背景音樂奏曲牌「夜深沉」。

（明芳無奈地走到了床邊。）

OS：（虞姬聲）大王啊！（虞姬唱）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獨生。

（明芳回頭看見櫃子上的一把水果刀，遐想著。）

OS：（霸王唱西皮搖板）一時教我氣難忍，烏江有渡孤不行，羞見江東父老等，不如一死了殘生。

（明芳拿起了水果刀，仰頭閉著雙眼，淚水不禁的清清流下，並緩緩地伸出左手手腕，以水果刀往手腕一劃。）

※背景音樂一直重複地傳送著虞姬唱的：「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獨生」和霸王唱的：「一時教我氣難忍，烏江有渡孤不行，羞見江東父老等，不如一死了殘生」

的聲音……

……大幕漸漸地落下。

——劇終——